

新山逸俠傳



咸德五年二月廿九日印刷  
康德五年三月廿五日發行

荒山逸俠傳每册定價三角

奉天中街木行胡同門牌三號

著作人

王赫然

奉天中街木行胡同門牌五號

發行人

王麟閣

奉天大西門裡門牌二十八號

印刷人

孫簡廷

奉天大西門裡門牌二十八號

印刷所

東都印刷局

奉天中街木行胡同門牌五號

發行所

洪順德

版權所  
翻印必究

# 荒山逸俠傳 (卷三)

## 第一回

燈紅酒綠野火燒春  
月明星稀毛人行刺

現有他們繳來的信木 俱在外面 請大司隨意察看 林璇道 農田之事 有你們這幾顆老年  
人經管我甚放心 東山窪的弟兄 厥種青稞 被山水冲毀 不是人力所能防護 等劉收穫之  
期 由公存糧下 按本期收成 發還給他便了 那老苗躬身帶爲稱謝 重又坐下 接着左面  
第一個老黑苗 起立說道 報大司得知 本期打漁 由我和十二個叔伯弟兄值班 漁區中除  
毒蛇洞 落魂溪 照舊打漁 公灘給大家食用 下餘醃臘歸公 等過年再分賞大家食用外  
正月裏大司從山外買來 養在魚塘暴魚秧 已有三寸多長了 林璇點頭稱善 仍呼他照舊經  
管 自巳不日再到魚塘去察看 那人回完了歸坐 接着便是管打獵的 報本月獵得野獸  
多少 共得獸皮多少張 獸肉大家分食多少 下餘的歸公存醃臘多少 獵人有無受傷 如何

撫卹犒賞畜牧的 報收羊蕃殖 殺用分配 以及留種之數 管釀酒的 管製鹽的 管作木工的 管採辦山中藥材的 管出外販賣的 管向城市收買應用物品的 管金銀窖的 管造弓箭刀矛 也都各人報了收成 俱都條理井然一絲不紊余獨好生驚異 悄問雲虎兒 才知自去年下半年起 所有山中田產牲畜 俱由林璇想出法子 按入口同勞力平均分配 每一種事業中 抽出十分之三歸公 到年終運出山去 換來許多苗人心愛之物 作爲年終犒賞勳勞之用 另抽十分之一 作爲公存 以備發生意外之用 其餘誰勤慎 誰就能多得 由林璇在這兩種苗人中 輪流抽出一百三十人 再選出十二個作百長 每人領着十二個人 管一件事業 率領衆人作工 每月兩次 考察勤惰 今春又添紡織布匹 正在舉辦 山地肥厚 草本豐美 又加大家過着好日子 人人努力爭先 希冀得年終犒賞 從無一個偷懶的人 好容易一天比一天興盛 姊姊又要走了 說話中間 力託余獨幫他勸姊姊最好不要走 就承也去了就回 省得他心中想得難過 余獨見雲虎兒天性憨厚 言語率直 非常喜他 便安慰他幾句 二人正在接耳密談 林璇已發落完畢 十二個苗人 俱都回完事 剛要起立行禮 林璇吩

咐且慢 隨即指着余獨說道 今早我 去接來的四個貴客便是我同行伴侶 我已決定

遵守獅神之命 日內便將大司 讓給我兄弟去做 本山之事 他雖作了大司 仍照我以前

立下的規矩辦理 毫不更改你們可傳給大家 到第五日上 我當眾讓位 以免獅神降禍 至

於我本人 決計隨了新來四位貴客 到雲南去了 雲虎兒是早經林璇囑咐 如要執意攔阻

便和買興明一樣 偷偷逃走 一去不歸 聞言雖然肚內傷心 還不敢說出攔阻的話 那十二

個苗人 一聞此言 先是面面相覷 呆了半晌 第一個石墩上坐的老苗 忽然立起 說道

大司對我們 有天地深恩 雖然獅神顯聖 不容大司不讓 全山的人 決不捨得大司丟下我

們走去 特意公舉大司退位後 作副大司 仍就做我們的主人 如有二心 神天不佑 望求

大司 千萬不要說 出走字 使大家傷心說罷轟的一聲 餘下的人 全都隨了那老苗 跪伏

在地 要林璇打消走意 有的竟流下淚來 林璇從小生長蠻鄉 與這些苗人 雖非族類 情

逾家人 一旦遠別 也不禁傷心掉淚 但是自讀詩書 頗明大義 既知生身父母所在 豈容

不去 便喚他們起立說道 非我無情 離開你們 實因獅神夢中與我托兆 我須出外三年

才保得全山人等平安 否則連我俱有災害 你們不讓我走 豈不害了大家 還害了我 好在我兄弟人極公平厚道 三年後我必定回來 你們何必固執一時呢 苗人本極畏鬼神 又加親眼見過獅神顯聖 雖然不願林璇走 也覺無法可想 齊聲說道 我們平日 雖然管着衆人

此事所關太大 我等却不敢作主 請大司再多留兩天 且等傳知大家之後再說吧 林璇見他們情意殷殷 祇點了點頭 等衆人行禮退出 才約余獨回室叙談 早有苗女來報 楊氏父女俱都在錦墩上睡着 林璇吩咐將二進內火池火生起 晚餐烤鹿羊肉下酒 先無須去驚動楊氏父女 姊弟二人陪了余獨到二進火池旁落坐 天已黃昏 一會苗女將火生着 酒肉也都端了進來 林璇才吩咐將楊氏父女請來飲酒 連林璇姊弟 一併六人 大家圍坐在火池旁邊 余獨見那鹿羊肉 有的整塊 有的片得急薄 通紅一片 便照兩個主人吃法 先將鹽水抹在肉上 將面前鐵架上刀叉鉤鉗 取了下來 鐵架放在火池之內 小片的掛在鉤上 再去放在火架上 層層薰烤 大地用叉叉好 放在火架上 再用鉗子 不時翻轉 楊宏道不慣這種吃法 便由林璇擇那薄片 烤熟了給他 丹姝碧姪 先嫌腥膻 禁不住主人殷殷相勸 嘗了一點 着覺

好吃 也跟着大吃大喝起來 少時隨位山女 又捧了一大盤臘野味 同辣醃鹹菜 大桶米糲  
進來林璇仍命他們出去無須隨侍 飲食到了半酣 余獨見林璇兀自沉吟不語 便問何故林璇  
道 看今天神氣 本山人衆 恐怕還不肯讓我走 所以很覺得爲難 雲虎兒巴不林璇打消走  
意 他和余獨 坐處最近 便用手拉了拉余獨袖襟 余獨明白他是想自己 代他挽留姊姊  
自己不該先前答應了他 想了一想 祇得說道 山主治理本山 德威并著 既然大家如此愛  
戴 好在山主掌上雙親 俱在莽蒼山 楊老先生令親那裏居住 不如等在下 將楊老先生  
送到莽蒼山後 將二位老人家 接送到此 既省山主跋涉 又符衆人期望 豈非兩全其美  
林璇不知余獨是爲敷衍雲虎兒 話不由衷 還以爲余獨 不願和他同行 勃然變色答道 照  
本山向例 不容外人長久居此 漫說是你他們的首領 他們這樣堅留 以爲不知我生身來歷  
之故 我本想將真情說出 好容易脫身 祇因除我外 便是神姑居長 她們若知我是以外姓  
承繼人司 就不能由我再讓給兄弟 按理應由神姑承襲 假如是買妹夫在此我還放心怎奈神  
姑再嫁對頭 定爲異日本山之害 由他統治全山 便害苦了這一方生靈 誠恐我走後 我兄

弟鎮壓不住 受神姑藍犇牛欺凌 才假託神意而行 若是說出我生身來歷 我兄弟雖然有神  
神顯聖一節 神姑受藍犇牛蠱惑 終不肯干休 并且日後我也不能再來看望我兄弟 真情  
既不能說 他們萬一不讓我走 說不得還須借重你們四人一看臂之力 再來一回神顯聖  
我正在這裡打算 你不是不知單世伯行時之言 怎麼也說出此話 如嫌我隨行不便 你四人  
祇管先行 我單人隨後上路就是 余獨見林璇 把話聽成誤會 心中好生不安 又不便把雲  
虎兒 託他勸阻之事說出 正在爲難 忽然外面跑進一個苗女報道 周老爺子來了 林璇雲  
怒爲喜 連忙起立 同虎兒迎了出去 還未出門 已聽一個老人聲音 由外走進說道 嘉客  
到此都不邀老夫來陪飲一盃 女主人真欠罰哩 余獨轉身一看 來人已到了面前 這人是個  
老者 依舊穿着明代衣冠 童顏鶴髮銀鬚飄酒 身高六尺以上 聲如宏鐘 氣度雍容 雖  
然也拄着一根山木作的拐杖 神態却非常朗健 身旁隨侍着一個儒生打扮的少年 英委颯爽  
豐渠夷冲 絲毫沒有一點又酸氣 知道來人定是周氏父子 不由肅然起敬 剛剛將身站起  
林璇已迎上前去答道 姪女今早出 去接同伴 原打算同到世伯家中拜見 偏偏的今日



是個會期 忙了多半日 天色晚了 打算明早再陪客過去不想世伯兄早到先來了。那老者

聞言笑道 適才虎兒又了一隻大虎回來 打算與小女烤虎肉吃 虎兒抽叉時節 小

女貪玩 正打算去斷那條虎尾 不想那虎 氣猶未斷 忽然狂吼了一聲 撲撲起來 幸是

虎兒手急眼快仍將虎結果 小女已受了一些驚怨 沒有口福 祇能吃我配的藥 吃不成虎肉

了我見虎兒祇顧和小女說話問起原因 才知你已將四位客接來 我想你一定耍來尋我 越

等越沒有信 想走來罰你 却沒想到今日是會期 這到錯怪你了 說時一眼看見余獨 恭身站

在旁邊 楊氏父女也都起立 便對林璇道 這幾位想必是余壯士 和楊老先生父女了你也不

與我老頭子 引見引見 林璇道 世伯到來 先埋怨人一頓 我那有閒空說話呀 說罷

便給大家引見 余獨與楊洪道 各向周氏父子 道了傾慕 然後落坐 重添酒肉 吃喝起來

周齊便向林璇道 余壯士與楊老先生到此 想必你行期不遠了吧 林璇面含愠意說道 怕

還不敢一定作一路呢 周齊問是何故 林璇便將余獨勸阻之言 說了一遍 周齊聞言已有些

猜是林璇錯疑 又見余獨 滿臉通紅 看着虎兒 吞吞吐吐 更明白余獨 必是為敷衍虎兒

說錯了話 笑對林璇道 你錯會了余壯士的意了 你想他幾千里長途 護送着三位老弱 就是沒有你單世伯留下的話 得你這樣有力伴侶同行 豈不多一條臂助 那有不願之理 我看定是你兄弟 骨肉情深 不願你分離 託余壯士婉言勸阻 他新來此地 不好意思拒絕 才故意說出這種違心之論吧 林璇聞言 見虎兒低頭 不語知道周齊所料不差 自己錯怪了人 有點不好意思 正要說虎兒幾句 忽聽外面 一片喧嘩 一會功夫 兩個苗女急跑進來 報道 後砦樹林中失火 火勢甚大 周齊忙叫林璇 吩咐家人 不要驚慌 一面準備鈎竿刀斧等物 然後留下幾名苗女侍候 匆匆約了林璇姊弟 出砦察看 余獨也要跟去 便隨着四人 一同走到高處一看 後砦西方一帶樹木 全被燃燒 火光燭天 天心皓月 都成了灰白色 遙聽人聲嘈雜 亂成一片 周齊便對林璇道 此火現在還斷不定是人放 是野燒 祇是現時候乾燥那些樹木 又是多年老物 容易着火 決非人力所能救滅 你可同了你兄弟 和余壯士領了前砦的人 趕到火場 吩咐後砦人等 將火場週圍樹木砍斷 取濃密樹枝 蘸飽了水 塞填火路 以免到處延燒 波及全砦 我同鳴鏑在此稍爲佈置 再令鳴鏑與你前去接

應 這時衆人早將應用之物備好 林璇別了周齊父子 同了余獨虎兒 率領衆人 渡湖走到  
火場一看 方圓數十頃 由後巖直到下面的一片樹林 已全被火延燒 祇聽劈剝爆炸 同燉  
綠樹枝上發出來的呼呼之聲 如音樂交奏 紅光火燄 直冲霄漢 有些火勢稍稀 還未全燉  
的樹林中 不時見有豺狼虎豹狸猿等野獸 和凍蠅鑽窗紙一般 到處狂吼亂竄 那地方住的  
虎皮凜凜 己都逃得沒有個影子 離火場百十步外 便聞見木焦味 燃着的零枝碎幹 滿空  
飛舞 火烟燴鼻 炎膚熱痛欲裂 林璇見神姑藍牝牛俱都不在 一面着人通知他前來救火合  
自己請余獨和虎兒 各帶百十人換了兵刃 分抄兩路 搶往上風斫樹木 隔斷火路 自己迎  
着火勢前面 約束衆人 如法下手 一會功夫 去人來報 神姑藍牝牛二人 遍尋不見 祇  
尋着了幾十個虎皮凜凜 問起他二人縱跡 俱說近些日來 神姑不常用虎嘯 去喚來幾十隻猛  
虎 宰了許多黃羊去喂 今天吃晚酒以前 還見二人 引虎爲樂 後來又一同轉過火場那邊  
樹林之內 還帶了幾十斤牛羊肉去 以後便見天火燒起 始終未見他二人打林中出來 大家  
都怕天火 各覓巖洞藏躲 別的就知道了 林璇聞言 好生奇異 心想難道這火是神姑他

們放的麼 後砦是他的地方 何苦自害自呢 尋思了一會 想不出是什麼意思 祇得先行救火再說林璇 余獨虎兒 帶了衆人 分三面施救 周鳴鏢也領人趕來相助 直到天光大明 雖將火路隔斷 不致延燒 火勢仍未熄滅 林璇又命虎兒 去換人來替班 輪流救火 並帶些酒肉 與稽巴來 與大眾同吃 到了下午 火勢漸衰 仍未尋見神姑藍牯牛 留下虎兒看守 自己陪了余獨 回到前砦 自昨晚林璇等走去救火 周齊便先回去看望眷屬 見女兒文美 祇不過日間受了些驚恐 並未受傷 安臥片時之後 業已復元 聽說前砦來了兩個女客 俱是年幼 美貌聰明 便要周齊帶他前去相見 周齊自從將文美配與虎兒 早就移居在離後砦不遠的砦坡上面蓋了一所木瓦房居住 雖離火場較近 一則隔有兩條溪澗 二則又在上風 並無妨礙 周齊也想和楊宏道談談 父女二人 囑咐好了家人 便領文美 到了前砦 與楊氏父女相見 老小五人 俱都十分投契 到了半夜 救火的人 尙未回來 周齊對楊宏道說道 今晚的火計是野燒 祇能隔斷火路 難於撲滅 老兄攜着弱息流亡奔走定然勞累不堪 要等女主人回來 知等到什麼時候 何不移尊就教前往荒居 與二位令愛 安頓了住處

老兄與我 同榻而眠 豈不是好 文美巴不得與丹姝碧娃 相聚些日 又從旁竭力勸駕 當  
下周齊父女 便對隨侍苗女 留下了話 陪了楊宏道父女 同至家中 談了一會安歇 第二日聽  
說林璇等尚未回來 率性留洪道父女 在家等候 林璇回甯 不見楊氏父女 苗女報說 被  
周老爺子接去 林璇對衆人道 我只願救火心急 也沒有安頓他三人住所 還是周世伯會替  
我款待佳客 他那裏雖沒有前砦大 因是新蓋的瓦房 到也精緻 到不如就請諸位在那裡住  
還要好些 余壯士連日勞乏 不會安歇 昨晚又幫我救火 累了一夜 我們率性到周世伯那  
裡 吃罷了飯 安歇一日 再作動身之計吧 說罷 陪了余獨 同到周齊家中 大家見面 互  
談了一會小勢 林璇又把尋不着神姑之事說出 周齊沉吟道 以他和藍草牛的本領 決不會  
葬身火窟 其中必有原故 且等火滅之後 仔細探尋他們踪跡 如果再尋不着 說不定火急  
時 又回了虎穴 但盼今日能下一場雨才好 所幸他兩日限有大風 不然亂子還要大些呢  
現在在火勢難滅 除燼未滅 仍須隨時救熄 火場不能離人 余壯士連日辛苦 還須歇息半  
天 神姑忽然不見 大有可疑 你四人祇可輪流救火 不可大家累在一齊 一但有事 支持

不住 無可如何 須等神姑生死踪跡決定 火勢完全消滅 你們才能動身 好在楊老兄令親 不會離開原地 此去原是開關投親 此間不受別人管轄 殊世外桃源 平安已極 何必忙 着動身 請位以爲如何 楊氏父女原是逃難 凡事須仰仗余獨 不肯自主 余獨雖然見師心急 巴不得早並楊氏父女送到 一則有師父留下的話 須要林璇作一路走 二則主人情意殷殷 遇見這種天降大火 阻滯行期 也是無法 惟有耐心靜等火滅之後同走 林璇見余獨願意等他同行 自是心喜 便請余獨 也住在周齊家內 以便與楊氏父女 一同款待 自己好安心前去救火 余獨仍要跟去幫忙 經周齊林璇再三婉謝 請他稍爲歇息 到晚間再行奉煩 余獨祇好作罷 林璇走後 周齊便領余獨到周鳴鏘舊房內去安睡 余獨真是連日辛苦太甚 一倒頭便着 直到天黑好一會 才睡醒轉來 早有林璇派來伺候的苗人 領了余獨 走到前面 周齊虎兒夫婦 楊氏父女 俱都在座 原來林璇回去 並沒有少歇 稍爲辦理了一點日常之事 趕緊挑選了數百人 去將昨晚救火的人換回 教虎兒鳴鏘先回 去歇息 到晚上再來替班 二人俱都不肯 林璇對虎兒半嚇半勸的 才將虎兒先勸回來歇息 議定本人和周

鳴鑼作一班 督率救火 晚上三更後 再由虎兒同余獨來替 虎兒回來 周齊便命他速去安睡一會 晚上好作事 連着人打聽好幾次 不但神姑藍牯牛踪跡不見 連那苟二姐也不知去向 藍牯牛手下四個千長 除去行刺林璇的一個 因傷身死外 餘下三個 自從將虎皮禦謀撥歸後砦 林璇不究既往 也由神姑要去 先也是找尋不着 這日下午靠崖的一面 火勢漸稀 衆人過去察看 崖旁一塊突出的峭壁 業已被火燒斷 倒了下來 把地都壓陷了好幾尺 有的地方 山石打得粉碎 在一堆碎石旁邊發現了幾具半焦枯的屍身 內中有兩個 認出是那千長 餘人俱都成了枯炭灰 辨認不出來是那一個 也遭了火劫 至於火勢 火路雖然被衆人隔斷 無奈那些樹林 多是千年古木 又高又大 枝繁葉茂 加以山中春藤 含有油性 也容易着火 燒斷了的枯枝 帶火到處飛舞落在那裡 那裏便起火 幸而人多 手快 雖然有幾處着火 俱都當時撲滅 未成巨災 火場的四圍 雖然經衆人挑了澗水潑灑 火勢漸小 當中却依舊烈焰冲天 近火場百十步內 山石都燒得通紅 奇熱異常 慢說撲滅 連身子都難近前 看神氣除非天降一場大雨 否則要想全滅 沒有十天八天 決難辦到

如果在一廬山風 那簡直就不得了 周齊得信 好生疑慮 那火勢雖大 只要解救出力 但盼不起大風 至多不過多延幾日 惟獨神姑 藍牯牛 苟二姐 這三個隱患 不知去向 偏偏那火 他在又三人失縱以後才起的 覺得非常奇怪 想了一會 想不出是什麼原因 恰好余獨虎兒 雙雙醒來周齊便和二人說了 虎兒便猜神姑定是在火急時 騎了他的虎媽 與藍牯牛 同轉虎穴 周齊道 你姊姊同我 先都是這麼猜想 那苟二姐 又往那裡去呢 他日和藍牯牛相識後 便懇幫藍牯牛去引神姑 偏神姑心太重 由此以後 不但不准他和藍牯牛親近 有一次竟將苟二姐 打了幾十藤條 差點沒要了他的命 事後苟二姐向神前 刺咒 立志要報神姑的仇 跑來向你姊姊訴苦 願代我們作內應 趁空將神姑藍牯牛二人 刺死 你姊姊將他罵了一頓 他跪在地下 再三央告 求你姊姊 不要洩漏他來說的那一番 話 你姊姊答應了 他才走去 自那天回去後 我便派人打探他的動作 聽說他回去後 忽然再也不理藍牯牛 對神姑比從前還要恭順 神姑終是不大滿意 在這起火危急的當兒 豈肯還帶了他同逃命之理 這裡頭疑點甚多 不到火滅以後 不易明白麼 是禍變之來 常在人不



知不覺之中你姊姊火滅以後其勢不能久留你千萬諸事不可大意虎兒聞言點了點頭說是要出去看看火勢他走後周齊和余獨談了一會不見虎兒轉來先以爲他又趕到火場去助林璇救火快到三更林璇叫人來對周齊說因爲在火場後面發現十幾具尸身便聚集後岩虎皮赤裸點數才知藍牯牛手下千長還有一個名叫金蛇的因爲發瘧疾在家中養病不會葬身火窟林璇再三向他盤問才知神姑藍牯牛自從師父顯聖對前岩本已死心忽然那日金蛇因爲採着一種野果好吃每日盡量採摘偏偏那種果樹不多近處採摘完了便往遠處採來採去無意中走進一個山洞那洞竟通到獅神顯聖的崖上他怕冲撞了獅神正要回去忽見那裏果樹甚多貪心不足剛想偷採一點再走忽然遇見一個毛人他疑是獅神出現嚇得連滾帶爬由洞中逃同到了後岩回頭一看那毛人還緊跟身後這時神姑藍牯牛還同了兩個千長正在林中打鳥玩一聽他說毛人是獅神嚇得也想逃跑不想那毛人身子和飛一般一縱就是幾十丈搶上前攔住藍牯牛的去路祇一照面便將藍牯牛擒住神姑一着急也不管那毛人是神是怪上前去救金蛇已逃在遠處回望神姑剛

走到那毛人面前未及動手，藍牯牛業從地下起立，同那毛人說起話來，眼看他三人指手畫腳，談得非常高興。一會功夫，毛人走去，藍牯牛又喚金蛇和那兩個千長近前，吩咐不對人說起。金蛇因為受了一些驚恐，回家便病到如今，以後就不知道了。再問常侍神姑的苗女，俱說自那日起，神姑和藍牯牛和那兩個千長，每日總帶着十幾個近身心腹，挑着許多酒肉，走向火場樹光之內，並不許其值的人跟隨窺探。日前又由神姑喚來了數十條猛虎，與人在一齊玩耍，來了不多日，就着了火等語。周齊聞言，沉患了一陣，忙請余獨去替林璇回來，有話商量。再問來人，虎兒可在火場，來人回說並未曾見。越發添了憂慮。余獨正要起身，恰好虎兒面帶驚色追來。周齊便問虎兒何往，虎兒說自己出外，見月色甚好，特地趕往虎穴，去探看神姑是否在彼處。誰知到了那裏一看，一點響動俱無，祇見下面有一個十多丈長的東西，好似在那裡蠕蠕閃動。月光下看不甚清，起初還疑是山石，在巖上往下面看了一會，不見動靜，便撥着春藤，悄悄爬了下去。忽然一脚踏着一個毛茸茸的東西，低頭一看，竟是一個虎頭，好似被什麼猛獸用咀咬掉下來似的。再往前走了幾步，到處都是虎

骨虎頭 和怪獸吃殘了的虎腿 虎兒心中奇怪 漸漸走離那東西不遠 忽聽鼻息咻咻 對面有兩點藍光閃動 乍着胆子 向前又走了幾步 猛覺一陣腥味撲鼻 定睛仔細一看 前面臥着的東西 竟是一個從未見過的怪物 頭有一間小房子大 從頭到脚 有兩三丈高 兩隻眼睛 閃電般發出藍光 蹲伏在那裏 嚇死虎兒魂亡胆裂 不暇再看怪物的身長 攢轉頭就往回路跑 剛剛抓着適才下來時用的一根春藤 業已驚動怪物 追了過來 行動時腥風大起 中發出破鑼般的怪聲 身上沙沙件響 虎兒剛剛援着春藤 快離下面不遠 那怪物業已赶到脚下 猛的往上一竄 一口未咬着虎兒 將一般有人臂粗 由巖頂直垂到下面的一大盤百年老藤咬住 祇一甩 連根拔起 拉了下去 在這危機一髮之際 幸而虎兒急中生智 覺着春藤往下一緊 就勢踏着藤梢 用力一縱 到了上面 那藤生長山石夾縫中 何止百年 根深蒂固 吃這怪物往往用力 拉 連那着根處一塊兩丈方圓的一塊大山石 都被他帶了下去 虎兒在上面 從沙石墜落聲中 猛聽撲隆一聲大響 接着一聲破鑼般的怪吼過去 翻騰了兩下 就不見動靜 冒着大險 回頭一看 那怪物許是被墜下去的那塊大石 打得暈了 豎着身

子上半截還在巖的上面 紋絲不動 估量他的全身 少說也有十七八丈長 一會功夫 又在那裡閃動 嚇得虎兒不敢停留 飛跑逃了回來 周齊見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平心靜氣 想了一想 忙命虎兒隨着余獨 先去將林璇周鳴鏘醫回 余獨虎兒領命 去後不多一會 林周二人回來 周齊說起前事 如果那個毛人是逃走了的大狗 這事便不大好辦 祇不明白他們何以要自己縱火燒林 着火以後 又不露面 還有虎兒在虎穴中所見的那個大怪物 想是洪荒遺神下 未絕種的旱龍之類 這類東西身軀長大 猛烈非凡 他將虎穴中猛虎 吞吃盡後 無處覓食 早晚要到本山來侵害人畜 聽虎兒所言 他已拔着春藤扒到巖上 那怪物才趕到脚下 定然行動不甚敏速 也不會往高處縱 這還好對付一點 此事必須預為預備 以兔人畜受傷才好 林璇道 周世伯之言 甚是有理 那虎穴你曾去過 四面俱是壁立高崖 雖然有條虎行之路 寬處還不道五尺 窄的祇於尺許 路還非常彎曲 高下錯落不等 那怪既如此高大深長 定是從上面爬落下去的 決不容許爬了上來 這裏去虎穴 祇是一條道路 中間還隔住一處廣人深溝 兩個山峯 那怪物一天半日未必能以到此 侄文打算開日天

一亮 便帶幾個得用的人 携了毒箭兵器 先到虎穴 探個仔細回來 再和世伯商量  
除害之法 侄女真叫命苦 思親多年 洽好容易承二位世伯指教 得有成行之日 無端  
又連發生事變 就誤行期 真是搨裏說起 適才在火場 見十鷄具虎皮黑獠尸身前面 倒卜  
半截山峯 將山石都壓碎成了一個深坑 後來又在碎石堆中 挖扒出半截尸首 也許神姑藍  
牯牛等 避火時節 正趕上山峯倒下 將他們壓死 也說不定 如果神姑不在人世 侄女雖  
然後顧無慮 又覺對不住已死撫養庶母了 周齊道 我也曾作此想 不過神姑藍牯牛 身手  
非常矯捷 尤其是神姑 縱身就是十幾丈遠 輕如飛鳥 山峯倒下以先 必定炸裂發出大響  
豈有不知避讓之理 這事現在還說不定 明早你夫虎穴探看怪物 須要小心 不可被他發  
覺 你走後 我當親去火場 到那山峯下面查看 或者能看出一些跡兆 你連受勞累 可去  
歇息安睡 今夜我去前寨 代你主持便 林璇也真覺身體勞乏 現時用不着自己 正好抽  
空安睡 養息精神 準備明早去探看怪物行踪 便依言告辭走去 周齊安頓好了楊氏父女  
吩咐鴟鵂去睡 迺到前寨來 見林璇止在召集金山千百長等說話 見周齊來 俱都起身爲

禮 周齊便問林璇爲何還不去睡 林璇道 適才回來 接着後些來人報信 火場中的餘火 又延燒着了一大片青棵 余壯士和虎兒 叫多派一些人去 我傳齊大家 才將人調派停妥 忙了一陣 又不覺睏了 特意等世伯到來談一會 再去睡呢 周齊道 你一人關係着全山人的福禍 假如神姑尚在 心存巨測 除你之外 無人能敵 你從昨早出山迎客 累到如今 不會休歇 在禍變未來之前 最要緊是將精神養好 以便臨時應付 你還是早些去睡吧 林璇道 這火如果再不停歇 山風一起 真不堪設想呢 周齊道 那也無法 祇盼天能下場大雨 就不妨事了 說罷 又連催林璇去睡 林璇回房去後 周齊正與衆千百長閒語 忽見林璇面帶驚疑之色 走了出來 對周齊道 適才我剛走到我臥室門口 忽聽我臥室中喘息之聲 非常急促 等我趕了進去 守屋的兩個侍女 一個叫春桃 一個叫春燕 春桃不在屋中 春燕却昏倒在地 口中直吐白沫 我用山泉將他灌醒 問他爲何這般死睡 他說適才春桃出外有事 他等了一會 不見回來 在挑開我屋內花簾 往外探頭觀看 猛覺一股子異香透鼻 登時頭腦昏眩 迷惘中見有兩個毛手 來掐他的脖子 他力氣本大 一面死命掙扎 想喊

人求救 竟和夢魔一般 張不開口來 直到我將水澆在他臉上 才覺頭腦一陣清涼 驚醒過來 我起初還以為他是夢魔 後來一見他脖頸上青紫了兩塊 我再命人去尋春桃時 却在離我窗前不遠的一塊山石下面 橫臥着 喚醒了一問 他原是出外小解 他是聞見一股子香味 便不省人事了 近日來因遵世伯之命 隨地小心 砦前砦後 連同各要口 俱派有人防守 先尋近砦前一帶的防守人查問 俱說連日月色甚好 防守的人 分配又極周密 無論是人是獸 決難進砦一步 他們從未看見過什麼響動 春桃僅止聞見香味皆去 頸上還無傷痕 春燕頸上 青紫了兩塊 還帶有指甲印 明明是人手所掐 決非無緣無故 我已命人將各屋花簾上掛起風鈴蓼蔕 添入防守 以備萬一 趁諸位千百長在此 想請十幾位去 再將各要口的人喚回 問他們今天可見什麼可疑之事 世伯以為如何 周齊點頭稱善 當 周林二人 一面分人到各要口傳喚 又對在座千百長 指示了一些應變之策 才請他們各接職守去做 衆千百長散去後 一會各要口防守的人喚來 問起前事 大半都說沒有看見什麼響動 祇防守落魂溪澗岸的一兩個本族百長 原是林璇得力心腹 他說上半夜 奉命防守落魂溪 接班以

後 便將帶去的二十人 照林璇分派地點 分散開來 他二人却揀那最要緊所在 拿着兵器 弓箭瞭望 一個是在巖上 一個是在溪澗旁邊 兩下相離約有一二十丈 比較所帶眾人 隔得要遠一些 站到三更 林璇回來時 還好好的 在澗邊防守的一個 看不真火勢 想和巖上的一個 掉換一下 喚了兩聲 不見答應 覺着奇怪 跑過去一看 巖上的一個百長 連他近身不遠的一個防守人 俱都倒在地下 昏昏睡着 好一會才將他二人喊醒問時 他說他正在巖下觀看火勢 忽聽近身處 有人倒地的聲音 忙走過去察看 才往前走了不幾步 猛覺一股香味鑽鼻 使勁嗅了一下 立刻頭腦昏眩 身子發軟 便不省人事了 再問那手下人 也說是因爲聞見香味倒地 別的倒無什響動 周林二人見問不出什麼端倪 囑咐了幾句 仍命他們 各回防地 剛打發他們出門 忽聽遠遠轟隆一聲大震 幌似天崩地裂一般 知道有了變故 林璇首先縱身出外 跑上高處一望 月兒已到中天 照得澗谷通明 春風拂面 十分清爽 西望火場 火光熊熊 白焰中霄 火勢仍和逾才回來時一樣 並未減小 近處各要口防守的人 三個一堆 五個一叢 影綽綽的在那裡交頭接耳 想是議論適才震



響之事 餘外靜蕩蕩的無甚動靜 祇西南角上一大片迷濛和起霧一般 看不大清澈 這時隨侍的人也跟了出來 林璇便命人去喊防守的人來問 周齊扶了一枝竹節也隨後走到 問林璇可曾查見什麼 林璇道 那大聲祇震響了一下 走到此處 祇剩一些山谷回音 並沒響第一下 看不出什麼跡兆來 我已命人去喚他們在外防守的人來問 一會來了 總可知道一點

周齊道 你可曾聽出震響的方向來麼 林璇道 適才聽時 好似在南邊呢 說道這裏 狂的心中一動 指着西南角 對周齊道 世伯你看 月色這樣好法 獨有那邊昏霧沉沉 連幾個山峰 俱都隱沒 那繩正是往虎穴去的路 莫不是虎穴的怪物在做怪麼 周齊往前仔細看了看 說道 這月光照得到處通智 惟獨那邊 如此昏暗 據我看來 絕不是霧 適才震響分明是大山崩倒的聲音 你聽去又是在南方 想是連日大火 將山脈燒燄 勾動那邊山脚地火 將山峯震倒 也說不定 二人正在猜想 傳喚的人 業已紛紛來到還未及問 忽見西方有十幾個人 一路翻山渡澗 亡命一般跑來 及至近前 看見周林二人 氣急敗壞的說道

子 女禍來了 周齊林璇二人 在石岩內聽見一聲大震 跑出岩來觀看 忽見

西南角山路上 有十幾個苗人 亡命一般 跑到二人面前 齊聲說道 大司快些設法 禍事來了 林璇見那爲首之人 正是五指山一帶苗人的百長雲九熊 便問出了什麼緣故 雲九熊道 從前些日 我們就時常聽得虎嘯 前天黃昏後 過了一羣虎 約有百十多隻 跑得很快 連頭也不回 我們以爲是神姑賊虎到後岩去 這本是近來本山常有的事 俱未放在心上 及至後岩起了野火 接着大司派人傳令 說五指山是去虎穴的要口 命我等輪班防守 留神神姑藍牯牛等來往 我兄弟十熊 年青喜事 聽說火起以後 神姑藍牯牛不見踪跡 猜是回了虎穴 今早起來便和我告奮勇 偷偷前往虎穴打聽明白 好見大司報功 我因神姑同那羣虎都非常厲害 再三勸阻不聽 他包了些乾糧 還約了本房侄兒二牛同去 直到天黑 不見回轉 我正替他着急 前一個多時辰他驚恐沒命的 跑了回來 說是他在午前 就同二牛探到虎穴 沿路上靜悄悄的 安靜極了 及至到了虎穴巖頂 先尋了僻靜之處 隱身往上一看 神姑藍牯牛不在那裏 也沒有見一隻虎 在下面跳動 依着二牛 便要回來 我兄弟不放心 他前次曾隨大司往虎穴去過 知道神姑和那虎王 常在下面一個巖洞裏藏身 想下去

看個究竟。萬一遇見便假說火勢快滅，奉了大司之命，請神姑回去，想必不會傷他。他二人又有兵器毒箭，也不怕別的野獸，便一同沿「春藤」下去。那巖原是凹進去的，他二人追到半截，往下一看，巖凹口有兩隻老虎，橫臥在一塊黑顏色的大石旁邊，怕在不上不下的時候，驚動了虎，縱撲上來，無法抵擋，正要喊二牛援着春藤往上走，二牛却說那兩隻虎是死的，下去不妨。我兄弟再仔細一看，果然一隻虎斷了一條腿，那一隻祇剩了上半截，還有一大灘血跡，下面春草很深，又長着一片黃顏色的野花，和虎身上毛色相混，乍看不易看出。知道虎臥總是蹲着，沒見有橫躺在那裏的，他二人也沒想一想，那裏是虎窩，這兩隻大虎，是怎麼死的，冒冒失失，還往下走，接近虎身，那塊黑顏色的石頭，一頭正在二人腳底下，看去有一兩丈高，還有一頭深藏在巖凹裏面，看不出有多長，看看下離那塊石頭，還有一四丈，忽聽有猛獸打呼之聲，連忙用目往四外查尋，狂見那塊大黑石頭在那裏顫動，先還以為是眼花，及至定睛一看，那塊大黑石頭，倏地往上高起，一條水桶般粗，兩三丈長的東西，像黑蟒一般，從那塊黑石旁邊，直豎起來，一下掃到巖上，連二人腳下春藤帶巖石，都俱打

得紛紛斷落 二人知道不好 連忙往上飛扒 就在這一轉眼的時候 忽聽打破鑼般一聲大響 那塊大黑石頭 從巖凹內掉頭走了出來 這才看出是一個其大無比從未聽見過的怪物 那怪物生得渾身漆黑 兩隻藍眼 有火盆大小 晶光射眼 頭上生着一隻丈多長的大角 那咀像一隻掘地的鐵鎚 上咀短 下咀長半伸出來 有一丈多長 黃牛般粗的兩隻死虎 牠他用咀銼起 祇嚼了兩下 便嚙了下去 把十熊二牛二人 嚇得渾身亂抖 我兄弟還算手脚快些 逃了上來 二牛嚇得骨軟筋酥 兩手抓住香藤 一步也爬不動 十熊先時是祇顧自口逃命 到了上面 見二牛不會爬上 大胆想去拉他上來時 那怪物已慢慢走了過來舉起前脚 搭在巖壁上面 伸出長咀往上一銼活生生將二牛一口咬住 祇兩三嚼 便吃下肚內 一眼看見十熊在巖上探頭 又要往上爬來 我兄弟心驚胆戰 不要命的連爬帶滾 往回路逃走 剛跳下那座山巖 一陣脚軟神昏 踉蹌了步 墜落在巖旁深澗之內 幸而水深他又精通水性 才沒有死 那山澗離上面有好幾十丈 四無攀援 在水內泅行 半日 直到天黑 月光才泅到水源盡處 尋着一條窄徑 逃了回來

# 第二回

談異獸奇跡潮洪荒  
走孤藤飛身行絕嶽

他剛落下水去時 聽見那怪物在巖那邊虎穴內狂叫 不時還有重的東西撞的大聲發出 差不多兩個時辰才住 當他在巖上探頭 準備去敵二牛時 才看清那怪物的模樣 那怪物週身漆黑 頭是但長方形 有一間小屋子大小 前額上圓圓鼓起一個大包 包後面生着 雙角 有七八尺長 木桶般粗細 亮晶晶映着太陽放光 身子站在地上 有深草蓬蒿掩着 沒看出是幾條腿 從頭到尾 差不多長有一十來丈 頭比尾略 相意總在兩三丈高 聲音像打鼓 鑼一般 虎穴那一羣虎 想已被那怪物吃得差不多了 我先還不怎麼信 不一會 老鴉口煉鐵房住的幾個弟兄叔伯 也都拋了行囊 奔命跑來 老鴉口前面的那一座山 本來離虎穴最近 跑到山上 便能看見虎穴景緻 自從去年底 周老爺子說那裡水勢急 砂石好 又有天然的火井 便於淬磨刀箭 打造鐵器 雖然離虎穴近 因為隔着兩條大深溝 虎過不來 聽下那座打鐵房 圖個近便 果然那裡從未見一隻虎打那裏經過 有時打鑿的人累了 還常跑

前面山頂上，遠望千百成羣的老虎打架，起初他們都是早去晚回，今年正月，大司命在兩月內，趕造出二百把苗刀，同一千箭頭，才留一班人作夜活，他們因為太忙，已有多日不上山頂去玩了。今日午飯後，該着五天換班的日子，去的人都聽說神姑不見的信，到時太陽雖然業已偏西，還能看遠處，他們接了班，有幾個先不作活，打算到山頭看看神姑可在那裡。

一上去便見一隻虎也沒有，祇看見一個黑顏色的怪物，在那裏用頭撞壁巖，那山與虎穴相

隔，也有二里多路，要走到還不止十里，居然聽得蓬蓬的大響聲，後來忽見從怪物身後一

個石窟窿裏，竄出兩隻虎來，不知怎的，被那怪物發覺，也沒見他怎追，祇一回身，那一隻

長尾，正掃在一隻虎的身上，攪看那虎稍為動了一動，便倒在地下，還有一隻想是嚇暈了頭，

不朝往日常行的路跑，返到朝巖壁上縱一個縱虛了脚，落將下來，被那怪物張口，往

上一接，咬個正着，不一會功夫，便將這兩隻虎，吃了下去，站起身來，豎起那條尾巴，像

老虎發威似的，抖了兩抖，伸了個懶腰，便走往一個巖凹中，伏着去了，那怪物是六條腿，

他們說的形像，也和我兄弟說得差不多，他們站在高處，往遠處看，先以為是個不經見的怪

獸還不得那怪物生得長大。及至兩隻虎出來一比，才知那怪物大得出奇。黃牛般的老虎的身軀，祇比那怪物的尾巴粗不了多少。還沒有他長，越看越害怕。正要回來報信，那怪物祇一會便醒，又跑出來，向四面巖壁亂撞。有時也用兩條後腿着地，舉起四條前腿，往巖壁上爬，抓得巖頭春藤和上面生着的小樹，直往下落。總未見他後腿離地，縱起多高。他爬了一會沒用，急得又往四壁去亂撞。才看出那怪物雖然厲害，能吃老虎，却不會跳高。縱遠虎穴四面，俱是峭壁，又高又深，往常老虎下去的路，祇巖中間有一條偏斜窄徑。餘外俱是由幾十處峭出來，的巖石上，縱跳下落。那怪物脚才搭上去，便將巖石抓斷。看來那怪物已如同陷在深坑之中，決難上來。大家才放了一點心，誰知那怪物忽然一陣發威，先跑到場當中站定，猛一翻身，將那昂起的高頭，低了下來。張開一條腿，翻蹄亮掌，用前額直朝北面這塊岩壁撞去。砰的一聲大響，連山谷都起了極大的回音。遠看塵土飛起，壁上碎石草樹紛紛墜落。有許多石樹，從高處震落在怪物身上，騰起多高。那怪物好似通不知覺，撞了一下，也不喘息，復翻身奔向場心，撥轉頭又撞第二次。他撞的真也是地方，虎穴一面是連山

祇北面是一座孤峰。又加這次是怪物認定了一個地方去撞。被他撞了幾十下。連這邊山頂上的人都覺着地在做微震動。總以為怪物太蠢。難道還將山峰撞倒爬了出來不成。誰知他撞到後來。竟和瘋狂拚了命一般。有一下一頭撞過去。轟隆一聲。竟將北面巖壁撞裂。成了一個大縫。峯頂上倒下一片和怪物身軀相仿的大石來。可惜滾下來遠了些。正落在怪物的後股上面。將怪物打了一溜滾。同時那座峰頭。也有些搖搖欲墜的神氣。那邊山頂上人。才覺出那怪物。要是一跑出來。大家都沒了命。先前還看得呆了。經不得有人一提。嚇得丟了傢伙。紛紛跑了回來。經過我那裡。來與我送個信。順便要點吃喝。我這才相信。一面命家裏婆娘。準備酒食。款待他們。剛要先由我那裏叫人來稟報大司。剛把飯煮熟。忽然天崩地裂般一聲大陣。我們住的那幾間石瓦房。都陣得粉碎。屋頂瓦片碎落了好些。叫外一聽。虎穴那湯轟隆叭噠的大聲直響。知道這是怪物撞倒山峰。跑了出來。大家飯也顧不得吃。同往這裡逃跑。走出來有多半里路。就聽不見聲響。但願怪物不往這裡來才好。現在我們十幾個腿快的。趕在前面。後面還有連男帶女。大人小孩子一大羣。尚未趕到。請大司



快想法子 說到這裏 後面苗人率領婦孺 終有百餘人 也都趕到 林璇命左右先安穩好了衆人食宿之所 領去歇息 祇留下兩三個要人問話 另與他預備飲食 林璇正要和周齊商量防禦之法 九熊忽然失聲道 我祇顧率領衆人逃來 我兄弟十熊 如何不見 說罷 便要前去尋找 林璇道 十兄弟素來聰明有胆子 想必落在後面 不久自會到來 你先歇息一會 再作計較 這時全紫苗人 有一半得運凶信的 都惶惶然如大禍之將至 奉命防守的人 因爲林璇法令嚴囑 雖然心慌 還看不見 餘下的自從大震雷過後 紛紛出來 站離林周二人不遠 三個一堆 五個一叢 交頭接耳 個個慄慄 疑神疑怪 不知如何是好 周齊見此景象 忙叫林璇先將衆人的心安住 才好辦事 林璇聞言 當下傳令 叫人出去轉知大家道 那怪物雖然長大厲害 這條山路 長有數十里 其間許多峭巖深溝 那怪物身軀雖然如此長大 可不會縱跳 他非將這幾十里石山全都穿來 不能到此 漫說他到此 勢有不能 就是算他能以到此 至少也得十天半月 定有除他之策 這種害人的東西 他不來 我們還要去尋他 怕他何來 大家休要害怕驚慌 本大司同周老爺子 定有除他的主意等語 又命人去

告知火場諸人，省得以訛傳訛，得信驚慌，吩咐以畢，悄悄問周齊作何打算。周齊高聲道：「這有何難？不出三日，管教那怪物腹破腸流，你還得兩樣千古難逢的至寶，以壯行色。」起初聽了大震響，我還以為有什麼了不得的變故，若非今夜月色甚佳，無端姑負好酒不飲，却來跋涉勞頓，真不值呢。林璇便問可知那怪物什麼名字？周齊笑道：「天機不可洩漏，如今真相已明，靜等三日之內下手除他，無論再有什麼響動，俱不足為異。那怪物也決跑不到此，祇管放心。我們進岩再作長談吧。」林璇知道周齊故意大聲說話，以安衆人之心，便點頭笑道：「世伯之言極是。我們進岩再談吧。」林璇會意，命左右領了九熊等，前去尋找飲食安歇之所。親自扶了周齊，同進岩來。落座之後，這時身邊隨侍的人，還剩兩名心腹苗女。林璇又借詞將他們調開，才向周齊道：「適才聽世伯之言，莫非這怪物甚是厲害麼？」周齊道：「誰說不是？這種水陸兩棲怪獸，名為犛象，頭如犀牛，頂生獨角，長咀如鏟，鋼牙似鋸，額際有骨攷起，鋒利勝逾百鍊之鋼，六隻肥蹄內藏利爪，身長力大，猛烈異常，遍體生有細鱗黑皮，最善攻山陷地，差不多的小心峰，被他的頭撞幾下便倒。此乃洪荒以前的怪獸蚩尤，同軒轅氏交戰。」

於鉅鹿之野 兵敗時 曾用他頭觸不周山 阻擋後面追兵 便是此物 後世以訛傳訛 以爲不周山乃蚩尤撞倒 并無其事 這種怪獸 有雌有雄 雖然一般刀槍不入 但是各有一處致命所在 雄的致命所在 是鵝下到頸間的一根軟骨 非常脆薄 一撞便碎 雌的致命所在 是從咽喉到尾際的一道白條 兵刃可以刺得進去 雄的較雌的還要生得高長 祇是無尾 咀也比雌的短些 他們求偶生育 均極繁難 而雌的性尤殘忍無情 他不是餓到極處 決不肯同雄的配合 配合之後 便將他頭上那塊墳起的額骨 昂頭用力朝雄的致命所在一頂 將雄的碰死以後 慢慢享用 同時腹內也有了身孕 要過數十年 才胎生世 小牦象來 因爲他食量大得嚇人 三五十個野獸 還不够他一頓 他又身軀蠢重 行動不及別的野獸迅速 祇仗頭去觸山 山將觸倒 再用脚去扒吃那些被壓死的生物 這種法子 到底所爲有限 除去勾引雄的與他配合 找一頓飽餐外 終年總是餓的時候多 偏他極能忍餓 祇要伏在深水之內 將頭身往水泥內一埋 便能數十年不食 他生下小牦象之後 起初也極痛愛喂養 一到小牦象長到長有丈許 他便饒涎欲滴 先還捨不得吃 一來二去 那些小牦象如不離開 終久仍

作了他母親口中之物 有了以上原因 天然淘汰 一天少一天 漸漸的絕了種 想不到洪荒異物記上的東西 會在這裡出現 據我所知這種怪獸 生得最長大的 也不過祇有十來丈 如何會有二十丈長 想必這座野人山 當初原是洪荒濱海之區 經過多少陵古變遷 將蒼海變成山林 地骨轉變時 這東西藏在一個深凹有水的泥穴之內 外有山谷遮蔽 石骨堅厚 不易鑽出 就在裡面生息 不知何故 日前沖了出來 我想那怪獸 如果是耗象 決還不止一個 所幸他雖然凶惡暴烈 祇能爬走 不能跳縱 行動遲緩 除他雖非易事 還能想法 苗人最信神鬼 日子一多 便生變化 被他衝到此地 不但人畜受傷 全皆都要變成一堆砂礫了 林璇便問此獸 既如此厲害 凡人怎能近身 應該如何下手才是 周齊道 我也早根據古籍同傳說 究竟這怪獸是不是耗象 還說不定 我想天明以後 你我一同冒險到虎穴那邊 尋個適當所在藏身 看見怪獸動做 與周圍形勢 再想主意 適才你屋中兩個侍女連那落魄溪要口上防守的人 先後聞見香味倒地 你侍女頸上 還現有青紫傷痕 情屬可疑 如果我的推斷不差 皆與火起以前 與神姑藍牯牛說話的那個毛人有關 明早你我前去

還得多加小心 少帶些人 越嚴密越好 以免你我去後 仇敵乘虛而入 正說之間 余獨由火場到來 手中拿着一株被火烤得 半焦的野花 周林二人便問火勢如何 余隱說火勢輕 大家奮勇施救 比前日已好得多 祇要不颳風 就不下雨 也不妨事 因為遇見一樁奇事 與起火事有關 特來報知 林周二人忙問何事 余獨道 我自日裡 聽周老先生說 起火前 那個毛人 怕是以前逃走的大狗 我到了火場 格外小心 適才那一聲大震過去不久 我正站在靠近火場的一個山崖上面 指揮衆人 去斷那一帶燃燒未完的樹木 忽聽一個救火的 苗人驚慌失措的大聲喊叫有鬼 我順看他手指處 往巖西角一看果然有一團黑影 行走如飛 正往西邊火場縱起 我忙取出身上帶的弩箭 跟踪上前追趕 此時火勢甚旺 那團黑影原是繞着走 那意思越過一堆燃燒未完的矮樹 跑到那邊巖角去 他剛縱起空中 有兩丈多高 被火一照 看得清清楚楚 正是一個紅眼渾身白毛 似人非人的東西 我忙將手中弩箭 用聯珠手法打去 那毛人身子懸空 不及避讓 好似臉上回肩膀上 都中了一箭 祇聽他大叫一聲 墜下地來 地下山石 業已被火燒得通紅 又被火燎着他身上的白毛 當然禁受不

住 他想是知道被我擒住 難得活命 雖然連受重傷 身上又被火燒燃 他竟不顧命的 從火地上接連幾縱幾跳 等我再用弩箭去射時 已被他跳入對巖那邊不見了 我是因爲有火阻隔 無人縱得過去 就過去 地下火熱 也無法立足 祇得喚來衆人 鈎倒那叢矮樹 用水淋藤柳墊足 繞道過去查看 忽然鼻端颺着一點香味氣 大家都頭昏腦暈起來 及至走到毛人中箭墜落所在 那裏原是一片山石 沒有草樹 忽見地下有這一株被火烤焦了的花 連根拔起 倒在地下 因爲他長得奇怪 生平從未見過 又不像原生在那裡的花草疑是毛人遺留無心中拿近鼻端一聞 又覺頭腦有些昏眩 險些兒跌倒在火地上面 那毛人身輕如葉 疾如飛鳥 七八丈寬 丈許高的火堆 被他一躍便過 要不就勢將他擒住 定爲異日之患 我以爲他受如此重傷 雖然逃了過去 火毒攻心 必然倒地 定了一會神 又往前尋找他的踪跡 那一面的火勢 東一堆 西一堆 山巖險峻 非常難走 又不能似毛人能够從火上飛越 七上八下 繞走多少險路 才到對巖一看 原來那邊祇是一座孤峯 兩面被大火圍上 一面是我去的來路後面隨着一個數十丈深澗 借着月光火光照見水面 波翻浪滾 一些影踪都

無有 照那形勢 毛人除非跳入深澗之中 定然無路可走 上面石路 燙得脚下發燒 祇得回來 令弟虎兒 也得信趕到 他說那裡是 毒蛇澗的源頭盡處 下面是泉眼 到處盡是極大漩溜楊花沉底 無論多大水性的人 掉下去就被漩溜捲入泉眼 決難生還 他去年練習水性 曾用極粗藤索 繫着身體下去 才一入水 差點被漩溜將藤捲斷 漫說泅泳 手足都不能自主 急忙喊人 抬了上來 毛人在情急時 墜下去 決難活命 並說他對那山崖地理甚熟 通體允實 全沒一個洞穴 也許那毛人已死在水中 已命人往下日夜留神 毛人尸體浮出水面 便知分曉 我兩人正在說話 忽聽換班的苗人來 說起這裏有兩個侍女 同落魄溪防守的兩人 適才聞見異香 昏迷倒地 泰山尋找好細 并無踪影 說不定就是這毛人所爲 剛巧我管的那一面 火勢又滅了一些 同去的兩位百長 俱都說得一口好漢話 看上去頗爲精明可靠 我便託暫時代管衆人 特意將這株花帶來 與二位過目 就便請問是否還搜尋毛人生死踪跡 周齊將那株花接過一看 連根鬚才祇尺許 花形與芍藥相似 却是五瓣攢在一齊有冰盤大小 幹粗約寸半 十分堅滑 葉如人掌而大 也祇五片顏色翠綠 雖然通

體被火燒焦 却看出那花瓣不下十五六種顏色 想生時一定異常鮮艷 祇想不起這花的出處

便對余獨道 照余壯士所見那毛人 再加添起前後發現之事 定是逃去的大狗無疑

他必是遇見神姑藍牯牛 說起賢侄女出身隱秘 想乘機奪取全山 自知力勢不敵

知道這種怪花 人一聞見香味 便即倒地 趁你從火場回來歇息 想跟踪到你房中行刺 却

沒料到你在我家中就瞷些時 撲了個空 落魂溪是往來要口 他借風力送花香 先將防守的

人暈倒 才得過來 走到你花籠時 又遇見先出去的侍女 與他走了迎面 被他如法炮製

因爲他志在行刺 這兩處俱未傷人 及至走到你臥室窗戶下面 看你不在室內 便想越窗

而入 尋個藏身之所 等你進去坐定 冷不防用花將你暈倒行刺 還有個侍女在內 無法進

去 恰好你那侍女 到窗口去望他的同伴 他就勢仍照適才方法 將那侍女也弄暈過去

偏偏風力不順 那侍女中毒不深 神智還不十分昏迷 恐他緩醒過來 這才動了他

的殺機 縱身入內 想用手將他捏死 兩個人正在掙扎 你已帶了隨侍的進去 他聽出脚步

聲音 知道入內的人 不止一個 并且來人 已有警覺 那花雖能將人醉暈 大概還須借風



力 不然還須湊近敵人鼻端 他自知一個弄巧成拙 便難生還 只得先逃出窗去 相樓行事  
後來我們盤查緊嚴 更覺難以下手 決定逃回去 再作計較 他年來伏處山中 食了異草  
無心中得來輕身本領 便趁大震響時 由忙亂中縱逃回去 苗人報仇心重 何況他已知了  
你的根底 更以爲你 佔了他大司之位 勢不兩立 祇要神姑藍犛牛真是如我們之望 在火  
起時逃入虎穴 被怪獸圖象所傷 剩他一人 又連中火傷箭傷 即使不死 也不妨事了 所  
可慮者 神姑藍犛牛還在 又從大狗口中得知細底 大狗山中隱匿 巖洞甚熟 先尋了安身  
之處潛藏 如能在你未走時 將你刺死 更稱他們心意 否則等你走後 才出來與兄弟爲敵  
就難預防了 爲今之計 一面當心火場 你可先尋地方 安歇些時 養好精神 明日我和你  
去偷看怪獸行蹤 再等到火滅獸除 好歹尋出神姑生死縱跡才能上路 說不得余壯士同楊  
老先生父女 還要攔些日子了 余獨道 起初祇聽林小姐令弟說那怪獸形態他因在黑夜匆  
忙之中 語焉不詳 所以不敢妄作主張 適才聽周老先生說 怪獸乃是犛象 昔年先祖在日  
先父隨宦雲南 因取草海中污泥燒磚修墊大觀樓基從泥裏掘出一副怪獸骨格 彼時有一位

姓邢的博古通儒 知道此物名爲狴象 又名玄狴 同先父曾廣搜許多載籍考証 先父滇

南行脚錄曾載其事 說此獸乃洪荒以前龍形怪獸 不但身軀龐大 性烈異常 額際肉

包 最能攻山破石 無堅不摧 並且週身俱是厚皮細鱗 除雄雌各有一處致命傷外 刀槍

不入 此獸兩個藍眼球內 藏着兩粒日月珠晶光四射 能避水火 連他身上的皮 俱人間

至寶 得一富可連城 他雖然那般厲害 但是身軀蠢重 行動較別的猛獸來得遲緩 祇要胆

大心細長於跳躍之人 未始不能致其死命 不過此獸 也頗有靈性 對於身上致命處在 防

衛極嚴 雌的那條長尾 能鞭碎山石 人若被他打上 便成肉泥 要想近他身前 也

先父當時也曾提起此獸 有幾樣剋制 不知能用與否 明早去時 請林小姐預備兩口大銅

鑼如某一時湊手不及 別的銅器也行 昨日在火場見他們煮水時用的兩口大銅鍋 想必能

够代用 不妨帶去試試 果如先父遺書所言 便有除之法了 周林二人 見余獨不但知怪

獸狴象的來歷 還知除他之法 聞言大喜周齊叫林璇 喚進人來 吩咐將周鳴鏘喊起去

替余獨 幫助救火 林璇又吩咐準備銅鑼銅鍋明早應用 聽了周余二人之勸 多派守護的

人防備奸細刺客 入內安歇去了 周濟又請余獨也睡一會 余獨本名逸民 乃先明忠義之後 他父親余希聖 學識過人 文武兼全 尤其精於博物之學 隱居衡山落雁岡 三十年不履塵世 晚年生下余獨 愛他天資穎異 想將平生所學 盡心傳授 不想余獨生來輕文愛武 不肯用心讀書 到余獨十六歲上 父母雙亡 因爲好打不平 無心中惹了一場殺身之禍 改名余獨 逃走江湖 遍防明師習武 文事雖未盡得乃父所傳 而在少年時多好奇對於乃父記載的異物異事 自是默記於心 先聽虎兒說起虎穴怪物形狀 便疑是小時聽見父親說過的耗象 因爲正赶上自己值班救火 想問明了虎兒再說 路上一問虎兒 未免問得詳細一點 虎兒因他四人一來 便要將姊姊帶走 己自不快 苗人素來崇拜英雄 前日在山外初見余獨 不見他有什麼施爲 入山時行走險徑 還須採斫扶持 未免加了一點輕視 及見余獨 仔細問那怪獸形像 誤會成余獨笑他怯 不會將怪物形狀看清楚 就逃了回來 心中生了氣 祇爲姊姊待如上賓 不好發作 比時又到火場 也不答余獨的回話 逕去救火 余獨知他爲人粗率 原未在意 後來射中毛人二次又問 更引起虎兒不快 冒然答道 你這樣

問得難詳細 道了本領 將怪物除去嗎 底下還說了不少譏刺的言語 余獨也是年青好勝 聞言心中大怒 帶劍到前岩 剛將毛人之事說完 聽周齊說那怪獸 果是怪象 心中大喜 這才自告奮勇 話雖說了出去 到底聽傳言 和遺書上所載除獸之法 以前並未見過 不敢大意 聽周齊勸他先睡 也想養足精神 除獸多用點氣力 隨言遲了幾句 倚着錦墩假昧心中有事 那翅睡得着 加上周齊代林璇調度眾人 發號施令 室中不斷有人來回 話 更難安睡 天光已亮 才覺有點迷迷惚惚 似睡非睡之際 忽聽一陣蘆笙之聲 隨風吹到 不一會蘆笙聲音 由遠而近 耳旁又覺出有許多人跑進屋來回事 接着便是周齊和林璇對答 祇聽林璇吩咐 快照上次將埋伏設好 來的女子 祇許活擒 不許用毒箭傷害 如抵敵不住 可引他到遠岩前 由我出去對付 言還未了 又聽一個回事的人 跑進來報道 那女娃已快到岩前不遠 指名要一個叫林璇的出去 同他說話 余獨心中一動 睜開兩眼一看 屋內有五六個回事話苗人 正隨着林璇往外走 忙問周齊 外面可是又發生了什麼事 周齊道 天交曙以前 聽見野人山口 傳來緊急的蘆笙吹號 接着有人來報 南山口外 擡進

一個漢裝女子 和把守要口的苗人 爭鬥起來 吃他打翻了幾十個 直往山口衝進 行走如飛 各要口同守望的苗人 迎上前去 都擒他不住 適才得信 已然趕到岩前不遠 指名要林小姐出去 你那日進來的 是通貴州城的東山口 這南山口外 便是繞赴雲南的山道 雖不似梁山口那條路來得險峻 因爲灘轉甚多 極易迷路 連日防守嚴密 那女子竟能單身撞進岩來 定非弱者 林小姐更姓改名 還是前兩晚的事 除我家同虎兒外 并無人知 何以他會饒得 指名叫陣 其中必有緣故 我因你連日勞乏 天亮後便須到五指山去 觀察怪物 原不想驚動你 隨林小姐去看個仔細 你既醒來 我二人一同去吧 余獨連答遵命 因是和衣假寐 祇稍爲將衣整理結束了一下 就盆中涼水喝了兩口 擦了擦臉 便隨周齊 同至外面 早不回報的苗人 說大司已與你的女婿 在坡那邊楠樹坪 交關了手 周齊聞報 就在前面 自恃脚尚健 便不用備就的山輿 逕自扶了鳩杖 同余獨往前走去 這時晨曦已從巖坡樹林中穿過來 碧空千里 越顯山高 石地上濕潤潤的 亂石縫和土地上的芳草 飽含春曉露 又沐朝陽 越發顯得鮮肥可愛 搖曳生姿 余獨自到此山 連日忙於救火勞累 昨晚小得

安息 睡眠不足 清晨起來 被迎面和風一吹 又涵泳了一片山林野趣 頓覺天機潑潑 神智一清 盡自一路觀賞 陪着周齊 朝前走去 兩地相隔 不過半里 那消片刻 早到了楠樹坪 聽四外寂靜無聲 也沒聽見吶喊 上了高坡 才聽見兵刃相按 發山錚錚之聲 往下一看 四面坡上 觀戰的苗人 何止上千 坪中林璇 和一個穿黑衣的女子 一個用劍 一個用刀 正鬥在一齊 乃光劍影 在坪中滾來滾去 殺了個難分難解 看陣的苗人 俱怕大司受傷 一個個瞪圓了雙眼 連大氣也不敢出 余獨見那黑衣女子 使得一派好越女劍法 林璇的刀 有時夾雜着幾手六合劍 雖然看不出是什麼家數 却是兔起鶻落 縱跳如飛 變化神妙 與那黑衣女子 恰好打了個平手 各不相下 看到驚險之處 連余獨 都替他二人捏一把汗 周齊恐二虎相爭必有一傷 再加來人指名要林璇出見 必有來歷 祇是二人都打得正在緊要關頭 林璇向來不喜人相助 無法與二人解圍 正在焦急 忽聽余獨噉了一聲 將脚在山坡一頓 一個神鷹捉兔 飛身入場 高喚二位小姐 且慢動手 余獨來也 說罷 業已縱到場中 林璇與那黑衣女子 也都雙雙罷戰 上前與余獨說話 原來那黑衣女子 正

是黔靈山下酒肆主人 大俠毛惜羽的女兒毛筠玉 因爲頭上包着一塊黑絹 在動手時節發招又疾 所以起初余獨不曾認出 及至筠玉見林璇力猛刀沉 身手敏捷 難以取勝 情知打不過這苗女 自己要見的人 就見不着 又不願用暗器在此傷人 結下惡感 步時不好和主人相見 想用家傳越女劍法中絕招 敗中取勝 叵奈那苗女刀法 雖然毫無家數 却是非常眼疾手快 身法輕靈 一把刀舞了個風雨不透 得空便入 急切間賣不出破綻 正在無計可施 正趕林璇一刀縱下三路掃來 筠玉忙將身一縱 讓過刀鋒 腳才着地 使劍尖舞起一團劍花 刺去 林璇按刀往上撩 錚的一聲迎個正着 筠玉借勁脚尖一點 縱身出去有兩丈遠近 原想等林璇追來 返背回身 上用仙猿望月 作個虛勢 使敵人措手不及 下面却用返步連環腿 掃將過去 將敵人打跌擒住 再逼他領自己去見本山主人 法子原想得不錯 却沒料到林璇身長蠻荒 長於跳躍 險些弄巧成拙 筠玉腳才點地 林璇已隨後跟縱追到 一刀往筠玉腦後劈來 筠玉剛要回身 使那絕招 忽然腦後有金刃劈風的聲音 知道不好 連忙縮頭低頭 手舉長劍 朝天一炷香 護着上面 又是錚的一聲 迎個正着 筠玉却得理不讓人就勢回

轉身軀 甩劍尖銳斜刺裡 往林璇左腿刺去 林璇看來勢不急 一刀斫過去 被筠玉用刀一擋 身子閃了一閃 還未站穩 筠玉的劍又到 一着急 返腕一刀 朝筠玉的劍上橫着一擋 這回兩人都使得力猛 各人手中刀劍 都被橫盪橫盪開去 差點飛脫了手 就在彼此稍一疎神停頓之際 筠玉站的方向 恰好余獨打了個照面 余獨自在黔靈山酒肆之中 和他見面 已非朝夕 一見是他 知道定是跟縱前來 護送楊氏父女 深怕出了差錯 連喚帶縱 跳到場中 且喜二人 俱無勝負 經余獨一喊 便停手罷戰 余獨正要和二人引見 林璇忙道 這位女英雄 既非外人 此處不是待客之所 且請同到岩中 再談如何 說罷 便携了筠玉 領余獨先上城來 見了周齊 吩咐手下苗人 各按職司去做 加緊防守各要口 四人一同回岩 入內落座 林璇命隨侍苗女 去准備酒食 苗女出去後 余獨先與大家一一引見 圍起來意 筠玉道日前你和楊老先生父女走時 我因他們俱是老弱 你人單勢孤 意欲護送出境 再行回去 爹爹勢意不允 我雖不好過分倔強 心中總覺不快 第二日早起 爹爹忽然變計 不但許我追來 連他老人家也和我同行 我非常高興 滿以為你帶着老弱行路 無



論如何 也追得上 誰知道了一天一夜 沿路遇見人就問 並無一人見過你四人的踪跡 我疑你們又被奸賊派人捉了回去 爹爹却說是不會 也許你半途僱着車轎 繞往大路去了 我同爹爹又繞往大路 仍未尋着 路上遇着你的師父陸地真人 他同我爹爹背我說了好些話 說你四人現在野人山 他一個姓林名璇的世姪女家中 叫我爹爹先回家中 着我到此尋你 又給了我十幾兩散碎銀子 同三個錦囊 上面寫着地點日期 要到了地頭 對准日期 才能拆看 我自小跟着父母長大 從未離開 這次爹爹竟聽了你師父的話 命我來追你們 一同到雲南去 并且說到了雲龍山 就在王家暫住 無須回貴州去 我爹爹年邁 母親又在病中如何能捨 偏我爹爹到狠心 非逼我照辦不可 說是這裏頭有好些緣故 你師父的話 決定沒錯 到時自知分曉 不但我爹爹有益 我還可以得一位女劍仙作師父 我聽了此話 才答應同爹爹分手 由你師父親送我到前面山口 我原想請他同來 與你相見 他說還有要事在身 須去踐約 指明了入山路 遜化成一道路白光 飛空去了 我入山時天還未大亮 山路彎環甚多 又非常險峻 若非你師父預先說明 差點走迷了路 剛走完了一截曲折盤旋的山路

便遇見此山 防守的人 攔阻去路 內中有一個會說貴州的話 我對他說明來意 他說本山並無一家姓林的 他們都是苗子 要換前些年 早把我捉進山去生吃了 還說了幾句不中聽的話 又加我執意要走過去 他用一根長矛攔我 惹我性起 將矛奪過折斷 動起手來 我不願傷人 隨便撥倒了幾個 便縱了過來 也不和他們相打 遇見攔阻的人 能讓開就讓 我祇一味往山裡亂撞 他們見我跑得快 一面吹那蘆笙 所經之處 箭像飛蝗一般 從身後射來 微倖沒被他射着 後來蘆笙的聲音 四面響應 等我跑到前面坪上 四面的人何止上千 各持刀槍弓箭 包圍上來 我正愁不好對付 忽見這位姊姊縱身下坡 攔住去路 我不知道這位姐姐便是林璇 問他他又不肯說 我一時情急 便動起手來 林姊姊的刀法身法 真個輕靈無比 若非待下來解圍 我還不知要現什麼眼呢 林璇因爲適才接報 來人非常勇猛 所到之處 如入無人之境 又是個女子 先存下較量之心 筠玉一見面 便問此地可有林璇 速速引我前去相見 免你一死 林璇當着若干苗人 既不便公然承認自己便是林璇 又嫌筠玉出言狂大 心思不管你是什麼來意 且問你見了高下再說 林璇自從出世

以來 仗着力大身輕 心靈性巧 從未遇見敵手 連神姑天生神力 都敗在他的手內  
一經和筠玉交手 才覺出來人劍法 變化無窮 與神姑藍花牛的一味亂殺亂砍 迥乎  
不同 若非近兩月來 從陸地真人單鶚 學了一套未完的六合劍法 幾乎敵不住 好幾次  
奇驚大險 都仗身輕眼快避過 這才大爲驚異 果然單鶚說的話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一  
絲也不差 如今還未出山 便遇見這種極敵 前路更不知如何難走 又加中場餘燼猶烈 怪  
獸狂象未除 心中有事 更加添了煩燥 恨不能一刀把敵人劈死 好去辦事 奮起神威 一刀  
緊似一刀 使了個風雨不透 依然佔不著絲毫便宜 正在心急 恰好余獨趕下來解圍 一聽  
是自己人 還是同行伴侶 不由變敵爲友 再加上筠玉神絕世 語言伶俐 宛然女中丈夫  
不似楊氏姊妹 還有幾分閨閣氣 惺惺惜惺惺 益發敬愛 聽完筠玉的話 便搶答道 妹  
子適才實和姊姊來勢太急 妹子名字 也是新近才由單世伯所賜 別有爲難之處 不願目前  
就使衆人知曉 又聽人報 姊姊本領高強 想領教領教 匆忙中却忘了妹子新名 山外  
並無人知 除了單世伯打發來的 還有何人 一時糊塗 多有冒犯 姊姊休得見怪周齊道

連我平日自負有兩三分明白，也忙了這一層，真是越老越糊塗了。筠玉道：「這也休怨姊姊，也是妹子年幼狂妄，不預先說明，是奉單真人之命而來。又加上這邊見好幾處訪靈之人相打，打暈了頭，看見姊姊，以為也是敵人，才有這場誤會。妹在你家，以後既是同姓共濟的一家人，俗語說得好：不打不成相識，誰也不會再行計較。無幾，為提起一妹，素來雖口口姊姊，打期可曾定下？」楊老先生笑云：「現在何處，可能替？」見余獨領將別後情形，以及來此硬講，**殺費又火**，毛人行刺，虎穴中出了怪物之事，**水陸**了一遍，**又謝林周二**人，**單行詳叙**，**衝**玉單夫去救楊氏血案，如何智勇驚駭，大家互相說了些敬佩的話，一會功盡，**端**酒肉，**把**筠玉黎明前勸身入山，沿路與人動手，**正**靈腹，**饑**也，**作**密套，**大**駭，**太**喝起來，**林**璇越看筠玉越投神，**款**待，**得**十分，**勸**大家用燒酒，**食**，**苗**女，**報**殘存，**余**獨復對衆人道：自從昨晚犬震響後，**還**不見怪獸有什麼動靜，**我**意欲帶上四個，**苗**女的苗人，**先**去窺探一番，諸位以為如何？**周**濟道：「昨晚原說今日起來，我們**無**奉，**一**同前去，**觀**察怪獸動靜。」因毛小姐來，**這**場誤會，**就**誤幾時，**如**今天已交了辰正，**要**去還是一同去，**如**見怪獸，**可**為權擄他除

去省得余壯士又多一番跋涉。二則此時前去，並無人知，即使奸人亦異動，也在間晚，不會在此刻發生。豈非兩便？至於砦中主持，祇要預先安排，多加防守，佈成疑陣，暗中再囑咐虎兒鳴鏢，格外處處留神，倒還不甚須人。不過毛小姐遠來跋涉，未免勞累，如有在砦中歇息，就好代我等防備萬一，使我等無後顧之憂，就更妙了。林璇便問筠玉：「可願留守？」筠玉年青好奇，自恃身有絕藝，聽說這裡出了怪獸，想去見識見識，便推說去留俱願效勞。不過自己初來，情形不熟，人地生疎，恐怕誤事，還是那去的好。周齊明知白日不會出事，本願筠玉一同前去，可以多一個好帮手，因怪獸麤象，太已凶猛，此去除他，並無十分把握。筠玉遠客初來，不便請他前去涉險，既然出乎他的心願，再妙不過。當下稍爲計議，林璇喚來侍女，悄悄傳知二十多個膽大善於縱躍的心腹苗人，命雲九熊率領，各人持了銅鍋銅鑼，苗刀毒箭，分頭繞道至五指峰前，與周林余毛四人口齊，再行進發。衆苗人領命去後，林璇又將砦內外及各要口，重行布置了一番。命兩名苗女，帶着水酒葫蘆，轉道往五指山去等候。先是余獨，陪了周齊，裝作出外閒遊，林璇陪了毛筠玉先至火場，觀察了一回火勢，經周鳴鏢

雪虎兒 一夜努力 火勢已然衰滅 火場當中一大片 雖然仍是火焰衝霄 離火場近的地方 二三十丈以內 樹木藤草 業已斫伐淨盡 不時用水逐步往前潑灑 祇要不颳大風 不致成災 將筠玉與二人介紹相見後 問了問落魄溪毒蛇澗兩處 可曾發見受傷毛人尸首 虎兒說 自從毛人中箭失蹤後 就派有專人 在他逃走的山巖附近 四面留神觀察 落魄溪毒蛇澗 沿岸俱派得有人 昨晚至今 並無什麼異兆 林璇聞言 仍命鳴鏑虎兒 加緊留神 並說岩中尚有要事待辦 今日也許不能到此 換他二人回去歇息 因虎兒也是年幼喜事 性急貪功 並未將除怪獸之事告知 背着虎兒 對鳴鏑說了真情 叫他救火 還在其次 最要緊還要注意那毛人二次出現 當他如何發現異兆 立刻派人往五指山送信 虎兒心粗 仗他主持等語 林璇吩咐完了一切 業已延遲有半個時辰 仗着腿快身輕 也許能赶上周余 人便問筠玉 可曾走慣山路 筠玉道 妹子紙在黔靈山 不時上下 像這樣險峻的山路 到未走過 姊姊生長此山 一定行動如飛 如果姊姊走慢些 也許能够跟上 太快就不行了 林璇猜他是謙辭 答道 妹妹勿須太謙 我因周世伯行路遲緩 須要走到無人之處 才換他平

常坐的山兜不比我們走得快，所以抽空到火場囑咐他們幾句，拍周世伯的人，是我兩個心腹同族，非常得力，走得也極快。如今被我耽誤了一會，前面有一山澗，縱過去便是往五指山的近路。我們快走罷。說到這裡，筠玉忽然想起要小解，四顧無人，便去山巖旁邊解了手。於後起身，二人隨行，不消片刻，便到林璇說的山澗。下邊是毒蛇澗的支流，岸這邊是個壁立的山巖，岸那邊比這邊要低下五六丈，兩岸相隔，也有六七丈遠近。林璇先尋了巖這邊一根長春藤，說道：「妹子先行引路罷。」將那根春藤先行理好，去了旁枝，拿在手中，試了試。然後繞到巖澗下面，好適然地點。兩玉先抓着藤的上半截，側轉身，背對岸，兩腳踞在這邊巖壁，用力一頓，那藤便筆管一般直，悠悠半空。同時身已翻轉，向着對面，兩手換如猿採，順着勢往稍近處倒換，看看悠到對岸，倏的一穩身形，俏生生手抓藤梢，立在對面巖岸上，順着春藤，往下撥落時，竟比松鼠撥籐還要輕靈。筠玉見林璇天生神力，身手如此矯捷，好生贊佩。知道援藤過澗不難，最難是藤起半空，再換手的一股巧徑，不大好尋。兩岸巖石險惡，下臨百丈深潭，奔流急湍，雖然自己水性精通，萬一不慎，落在水中，伏礁上面，便

要粉身碎骨。這才想起林璇問他走慣山路不會。分明是初見時。險些看了自己的道氣。明雖不分勝負。無形中却輸給自己。想借此翻翻本。不自暗自好矣。心想你雖生長荒僻。慣命翻山跳澗。其如我輕身功夫。已臻絕頂。想到這裏。故意裝爲難神氣。高聲說道。姊姊飛索渡澗。身輕如燕。妹子如何能行。這不爲難人麼。請將藤抓緊。妹子取一點巧。借姊姊的光過去罷。其實林璇並非真心要考量筠玉。因一向用春藤渡澗慣了的。以爲筠玉本領。既已上道。才同他過毒蛇澗。雖然澗面較窄得多。筠玉是縱身過去。自己也是照平常習慣渡過。好心自己先尋了春藤。削去枝葉。先縱過去領路。正要用石頭繫藤甩回。請筠玉過澗。忽聽筠玉如此說法。林璇何等聰明。已聽出筠玉有點多心。祇得兩手用力將藤把緊。祇見筠玉略一結束。將身往藤上一縱。兩手往旁一分。先擺了個飛鳥以枝的架勢。林璇祇微覺手中稍震了一震。見筠玉站在離岸丈許。一臨絕壑。又滑又溜的春藤上。且不走動。恰如一朶蓮花。玉立亭亭。隨風搖擺。身子和粘住藤上一般。不由又驚喜。又佩服。又替他執心。怕說話分了他的神。墜下澗去。性命難保。急得兩手捏緊藤梢直冒汗。二眉圓睜。向着前面。連大氣也不



敢出 忽聽筠玉 在藤上高叫道 姊姊休要鬆手 妹子獻醜了 言還未了 仍是兩手不分 兩  
 目注視春藤 提氣凝神 使脚踏雪無痕絕頂輕身功夫 闖着飛燕投懷的架勢 脚不沾壁般疾如  
 金丸下轉 順流而下 眼看快離這岸 還有丈許 秋璇正在定睛注視 忽見筠玉兩手合攏 往  
 下低身 猛覺正中一震 耳聽晚鼓一響 頭上飛過一團黑影 春藤斷成兩截 春藤原具彈性  
 又被林璇扯緊 這一斷 近十丈長的春藤 恰似一條長蛇般 空中天矯屈伸 直飛過去  
 把林璇嚇了個心驚目眩 以爲筠玉一躍葬身絕地 正要探頭去看時 忽聽耳旁有人說道 姊  
 姊安吧 回頭一看 筠玉面不改色 靜靜的站住身勢 原來筠玉不該賣弄 臨到她把春藤  
 走完 使一個空子 拜由神架勢 靈機地轉環夾手切電手法 將春藤一斷 同時脚尖在藤上  
 一用力 獨鶴如雲 縱身而上 林璇關心太甚 一見藤斷 驚慌失措 當時雖然看見一團黑  
 影飛過 竟沒料到是舉動賣弄 一見筠玉安然無恙 又驚又喜 又喜又喜 又喜又喜 丟了手 藤梢  
 一把將筠玉攔腰道 姊姊真是天 飛他 嚇煞妹子了 筠玉見林璇 善動發乎誠 適才未  
 必便是賣弄 到有些不好意思起來 賴辭答道 妹子雖學過幾天輕功 若非姊姊先飛藤過來

沒了着脚處 還真無法過來呢 林璇入極愛才 先前雖有些嫌他賈乖 經他一說 返覺他

說的是實 素來量大 到也坦然 倒加了幾分敬愛 一路說笑 越談越高興 筠玉看出林

璇對他 一片真情 不由移悔自己不該多心 錯疑了他 害他到吃了一大驚 後來想去 想

不過味 便對林璇道 妹子年青 又加父母鍾愛 任性慣了的 行動說話 常不檢 難得

你我一見如故 意欲與姊姊結爲異姓姊妹 以便時常領教 不知姊姊能允妹子高攀麼 林璇

聞言大喜 便商量除了怪獸回來 正式在神前焚香結拜 先叙了年庚 以便稱呼 林璇比筠

玉大好幾歲 當然居長 叙了口盟之後 愈加親熱 二人隨談隨笑 已離五指山不遠 先遇

携酒水的苗女 說是未見周余衆人 知在前方及至到了雲九熊門首 見周齊帶了兩名從人

在那裡凝望 便問余獨何往 周齊道 我乘山兜 同余壯士到此 遇見九熊曾見萬十熊 正

和我們派出來的人們 說些怪物動靜 他說他昨晚見怪物 還不知多遠 大家商量命命奔逃

又因和他兄長鬥了兩句口 還未進飲食 他不來好食杯 走到路上 腹中飢餓 心想怪物

那樣厲害 逃到那裡 也不得了 知道哥哥藏得有多多年陳酒 平時被嫂嫂收住 輕易不給人

吃如今全家逃走，莫如趁此時機回去享用。臨死也來個酒足飯飽，想到這裡，偷偷跑了回去。大吃大喝，吃到天明，並未聽見怪物有什麼響動。仗着酒胆，二次前去探看怪物動靜。才知五指山前面的一座山峰，已被怪物撞倒。怪物在前與峯脚，一個旱潭內，正和一條大蟒糾纏在一齊鬥呢。他見那條大蟒渾身五花斑爛，長有三三十丈，目如閃電，腥風撲鼻，倒峯旁。有一個數畝方圓的地穴，那蟒想是在穴下面洞空中盤踞多年，不曾出世，被怪獸撞象將峰撞倒，驚動了他，跑將出來，與怪獸拚命。二怪相遇，必然兩敗俱傷。余壯士得知此事，因十熊說山路極爲難走，山兇不能措我過去，見你二人未來，執意留我在此，帶了十熊等先去探個動靜，相機行事，我攔他不住。

## 第二回

巨蹄踏黃沙石破天驚追猛獸  
拋刀飛血雨睛開腹剖見明珠

已率領衆人到前面去了。林璇聞言，忙送了筠玉，跑往高處。朝虎穴那邊一看，虎穴前面的一座小孤峯，果然震倒，把平時往行的去路隔斷。隱隱看見前面塵土飛揚，知道山路隔斷，周

齊決不能過去，祇得下來，仍請周齊在九熊弟兄家中等候。自己同筠玉前去助余獨一臂之力。林璇筠玉剛往前走了三四里，便聽見有敲鍋打鑼之聲，隨風吹到，知道余獨業已先到，勳起手來，恐怕失有，連忙脚下用力，一路飛奔，又越了許多巖澗溝谷，幸離倒峯還有些許，漫山瀟路，都是昨晚震碎了的大小石塊，耳旁不時聽見破鑼般的怪吼，及至身臨切近，忽見山路當中，平空陷下一個大深溝，兩面壁立，相隔約有兩丈，有一條藤子絞成的索橋，分繫在兩岸大石上面，猜是余獨用來渡人之物，怪不尋探路的人，都說周齊無法過去。林璇筠玉因相隔不遠，無須打索橋緣過，雙雙縱了過去，猛聽吼聲越急，不時也聽見幾聲敲鍋打鑼之聲，二人往前飛奔，越過了那壘斷了的孤峰，聽那吼聲，傷在西南，連忙尋聲跟踪前去，剛走到一座山巖，見帶去的苗人，各尋隱僻之處，藏住身形，手持個鑼鐵鍋，時緩時疾的打，大半都現滿臉憂懼之容，九熊十熊，却拿着春藤鞭子，到處巡視，遇見那打鑼不力的，便給他幾下，一眼看見林毛二人走到，慌忙跑了過來，說過，女司快來，余爺正在低下，和怪物鬥呢。林璇筠玉聞言，縱身向前，朝崖下一看，下面的盆地，自從那座孤峯倒後，陷了

一片深窪 已與虎穴相連 所佔地面甚廣 余獨業已換了一身短裝 緊身縛袴 一手持刀 一手持弩 在和那怪獸相鬥 不住的縱躍避閃 住來馳逐 那怪獸犄象 果然大得嚇人 從頭至尾 長有十五六丈 渾身烏黑 映日生光 白天看去 比虎兒十熊等說來 還要顯得猙獰凶猛 獸蹄起處 踏得塵土飛揚 撼震山谷 巖霧中隱隱有見怪獸頭上 好似有一個彩色斑斕的長鼻 定睛一看 原來是啣着半截大蟒的身軀 並非長鼻 那般粗長的大蟒 竟被他吞下大半截去 其厲害可想 見余獨並不會得手 深怕力乏失閃嬌叱 聲 雙縱了下去 原來余獨頗知怪獸犄象的來歷 知道此獸非常厲害 其性最畏金錢之聲 一經聽見 便疑是同類來偶 週身軟醉無力 少去一半凶猛 所以才自告奮勇 明說探視 已存下除獸之心 及至到了五指峰 見林璇筠玉還未趕到 遇見十熊回報 回虎穴旁山峰震倒以後 平時經行之路 平空陷了幾處深溝絕壑 周齊絕對不坐著山兜過去 余獨便對周齊說明 不等林毛二人先領人去深看一番 周齊雖是見多識廣 長於博物 祇知犄象身軀蠢重 不會縱躍 原打算親身前去 偷相地形 因勢利便再定除害之計 後來一聽余獨所言 早明白了他的心意 到

底二人 俱憑載籍 這種亘古不輕出現的凶猛怪獸 究屬不敢入意 所以仍願同來 以防萬一不濟 好留一個最後打算 及至見余獨裹單人領衆前去 知他爲人持重 可以前往一探 祇囑咐多加小心 不可輕易涉險 又命九熊兄弟 統率諸人 凡事均聽余獨指揮 不准違拗 任他先去 余獨別了周齊 依着十熊引導的路迳 才離虎穴不遠 便聽見蹄聲吼聲響成一片 時起時止 猜是怪獸仍與大蟒相鬥 預先囑咐衆人 休要害怕 到了前面 各覓隱僻之處 四面竊伏 一聽吩咐 便將帶去銅鍋鐵鑊 拚命敲打 並不用他們上前 祇自己一人下去 一面結束停當 到了地頭 往下一看 那怪獸耗象 正和蟒在盆地拚命相持 先是耗象蹲伏在地 一條兩三丈長尾 筆一般直 朝天豎起 身上黑皮細鱗 不住閃動發光 像波紋一般起伏 一張一丈七八尺長 三四尺寬的長顎大嘴 露出一排像大門般的鋼牙 伸向前面 兩隻火盆大小映日生的藍眼 瞪視着離他身前七八丈遠的一條大蟒 那蟒有黃桶般粗長着 一身五花斑鱗 頭比身子略細 兩腮凸出 目如閃電 也是將身伏在地上 盤成一圈 將頭昂起 有好幾丈高 吐出好幾尺長的紅信 像火焰一般閃動 向着面前的敵人 待隙

而動 網上相持 並沒多大功夫 耗象猛的將身往下一坐 頭一祇 正待朝大蟒衝去 那大蟒更不待慢 祇把頭一擺兩擺 就在這頭頸屈伸之際 二三十丈長的大蟒身 疾如颶風 像長虹一般拋起 張開大咀 吞吐着火一般的紅信 直朝耗象頸下咬去 這時耗象剛站起身來 伸開六條大樹一般的粗腿 未等開撲 那蟒已伏到他的頸下 忙把頭往下一低 用他頭上凸出的巨包 去撞蟒頭 就勢將頭一偏 張開小橋般的大咀 比蟒身中截就咬 偏那蟒乖覺不過 見一頭撲了個空 就勢在耗象光溜溜的頭皮上 滑溜過去 同時防着敵人咬他蟒尾 倏地朝天甩去 五色斑斕 映着日光飛舞 炫麗已極 耗象一口未咬着大蟒 剛抬前面雙腿 昂起小屋一般大頭 張開長咀 想掉頭去咬第二口時 那知大蟒行靜矯捷 身子剛滑過耗象的背 倏地將尾梢甩在耗象頂上長角 身子往下一側 祇見耗象身腰上 平平添了一條彩圈 那蟒像轉風車一般 瞬眼功夫 早將耗象攔腰束了於幾道 掉轉頭往耗象頸腹間便咬 耗象二次咬了個空 身子還被大蟒攔腰束緊 絲毫也不慌忙 祇把頭低了下來 用下顎緊貼着那一片白色要害之處 口中發出破鑼一般的怪吼 那蟒甩身纏束住 耗象 正張開血盆大口來

咬時 被耗象貼着要害 別的地方 又皮堅如鋼 吟不進去 便也用力緊束耗象的身軀 眼看耗象中半身有兩丈方圓的身軀 被蟒束得漸漸縮小起來 余獨在上面 暗想這兩個怪物 這樣拚命相持 結果自然是一死一傷 自己正可作收漁人之利 不過那蟒如果得勝 這東西行動如飛 不可不早作防備 回身一看 帶來的這些苗人 險九熊十熊 和兩三個胆子較大的 近身看得見幾個 俱都嚇得面色鉄青 身子不住抖戰 瞪眼望着下面 大氣也不敢出 其餘伏在四面的人 想必也是大半如此 原來苗人 最畏蟒蛇 平時奉若神明 任其吞食 林璇雖在毒蛇澗誅了怪蛇 到底隔年不久 積習難改 今日一見這條大蟒 比林璇所斬之蛇 還要來得異樣 以爲澗中蛇神還陽 畏蛇之心 更甚於畏怪獸 除去幾個胆子最大 又深受過周林二人教化的外 餘人個個心寒胆戰 祇須有人驚呼 喊一聲跑 立刻便會奔潰回去 余獨見了衆人這種胆怯情形 心中暗暗着急 祇得悄悄對九熊兄弟二人說 叫他傳語大家 少時果大蟒先死 你們祇須急打銅鑼鐵鍋 要是怪獸耗象將大蟒弄死 着那手法好的 先用弓箭 射瞎他的雙眼 他便不能爲害 不管下面蟒獸勝負 自己決有本



領除害 休得害怕 剛囑咐完了這幾句 忽聽下面怪吼越急 那蟒也發出滋滋的怪聲 這時  
耗象的腰腹 已被大蟒束小得約有一半 猛見耗象的身子 不住的顫動 前半截身軀 自頂  
以下 忽然往粗處澎漲 倏地一聲大吼過處 身子往起一立 腰腹等處 又漸粗將將開來  
耗象中間兩條腿離秘腿最近 身軀前半截高粗 後半截似細 被他用力一震 身上被大蟒束  
成的七八道彩圈 立刻往後滑溜下來 那蟒本已吃不住這般大勁 溜到中間 被兩條中腿隔住  
還待再往卜束去時 被耗象股後面 一根三丈來長 木桶般粗細的長尾 疾如電閃 朝背  
上返打束來 叭的一聲山響過處 蟒身早着了好幾處 那蟒一護痛 滋滋一聲怪叫 顧不得再  
纏束仇敵 不等耗象長尾 第二次打到 像旋風一般 一繞一轉之間 自行解纏 橫着蟒身  
平竄出去 有二三十丈遠 落在地上 又盤成了一大團 和先前一樣 將頭昂起 看着前  
面耗象 好似也累乏了力 並不追趕過去 祇將身稍往側轉了轉 與大蟒正面对 重又蹲  
伏下來 口中喘息 在日光下 好似開了鍋的水一般 直冒白焰 待了不到半盞茶時 那蟒  
二次又竄起身來 仍是如法泡製 耗象依舊用下顎貼緊頸腹間要害 將身顫抖 結果仍和將才

一樣 那蟒着了一尾鞭逃走 似這樣鬥到第三次 余獨暗想這兩種東西 都是力大性長 我等到何時才能除他 何不趁他兩方都不能動轉之間 偷偷去伏在暗處 給他來一冷箭 相機行事 想到這裏悄悄繞到 狴象身後 尋着一條路徑 縱身下去 鸞伏鶴行繞向狴象前面 藏在一塊山石後面 往前一看因爲狴象的頭 低去朝着腹部看不見什麼形像 祇見那條大蟒 身子束着狴象 將頭伸下 在狴象腹頸之間 不住擺動 口中紅信亂吐 不時噴出五色烟霧 余獨知道這蟒 一定其毒無比 如果狴象先死 除他比狴象更難 自己業已心急冒險跑了上來 除了與這毒蟒怪獸拚個死活 決無返顧之理 想到這裏 雄心陡起 把心一橫 整了整身帶的兵刃暗器 依舊俯身前行 快離狴象身前還有不到兩丈地面 已覺腥味撲鼻 往前一看 那蟒的頭已停止擺動 睜着兩隻閃電大眼 注視着前面 口中不住噴那五色烟霧 那狴象想是禁受不住大蟒口中的毒氣 大頭也不住的亂扭 祇不肯將下顎離開那要害所在 大蟒也想是知道仇敵受創 毒霧越噴越急 狴象身上皮鱗 越顫抖得也越發利害起來 余獨猛的 想起若不趁此時下手 再有一會 大蟒便被狴象用力震散開去 無論遇到那一

都沒了命 不敢怠慢 端起手中弩箭 先覷准大蟒兩眼 用聯珠手法 射將過去 才  
一出手 便聽大蟒滋滋 聲響叫 接着便見蟒象 猛的將頭一揚 一匹彩練 在日光下  
往空甩起 余獨嘆聲 好 這橫看 踪跡 燕子三抄水 接連 五絨 跳出去有二十多丈  
遠近 回頭一看 不由又驚又喜 原來余獨兩箭 正中蟒眼 那蟒在蟒象腹下 早已看見余  
獨走來 想是欺他生得渺小 又一心對付大敵 沒把余獨放在心上 及至被余獨用弩箭射瞎  
了雙目 急怒攻心 將身解散 從蟒象腹下照准余獨站的方向竄來 滿想一口將仇人吞入  
腹內 却忘了大敵當前 那蟒象被蟒一纏 因為要護看致命所在 將下顎去貼住 總想等蟒  
頭伸過來 還可趁便去咬 那蟒也頗乖覺 祇在他大咀前面盤旋 想伺便咬他要害 竟不上  
鉤 最後這一次 又拚命將毒氣從口內噴出 想等蟒象禁受不住 把頭一揚 便可上前去咬  
蟒象正恨大蟒 欲得而甘心 忽見他要從咀下穿過 就口之食 豈肯放過 就勢曬開小  
橋一般的大長咀 迎個正着 大蟒一下用的力猛 將身竄入蟒象口中有大半截 蟒象原想一  
口將他咬死 慢慢受用 不會想到他先是非常吝嗇 空教自己饑涎欲滴 這會又忽然慷慨

整個奉敬起來 未免覺得承當不起 那蟒週身逆鱗 又是負痛鑽進口去 見物便咬住不放 害得蟒象吐又吐不出 咬又咬不斷 急得亂進亂跑 口中帶着十餘丈長的半截蟒身 朝天飛舞 余獨見已得手 忙朝上面發令 叫九熊十熊兄弟 快快打起鍋羅來 他這一聲喊不打緊 驚動蟒象 便朝他直衝過來 這東西從頭到尾 長二十來丈 頭到脚 前面高有三四丈 後面也高有一二丈 余獨適才站在他的前面 還齊不到他的腿脛 慢說是和他對敵 就被他脚端尾打一下 也要變成肉泥 幸他身子蠢重長大 奔跑不十分快 又加口中帶着半截蟒身礙事 等到近前 余獨已早橫着縱開 蟒象撲撞了個空 肚內腸肝 被蟒咬住 疼的他怪吼冲天 越發憤怒異常 願不得追余獨 用那大咀鋼牙 使勁去咬 想將蟒身咬斷 偏那大蟒也是皮鱗堅厚 祇急得蟒象在場中亂踏亂轉 地上沙石飛揚 塵霧四起 余獨一手持劍 一手持弩 急且間不得近前 祇圍住蟒象身 身後跳縱 靜等機會到來 縱入蟒象腹下 朝那致命之處下手 那蟒象脚着半截蟒身 跳轉了一陣 忽然嗥滋一聲 立刻便有幾股血水 像湧泉一般 從口中四噴外出 那蟒身的肉骨 雖然被他咬斷 無奈皮鱗堅韌 依舊連着

蟒性雖長，一則誤竄入耗象腹內，其熱難耐，余獨的弩箭，用毒藥製造的，射中的地方，又是蟒的兩隻眼睛，不多一會，毒性發做，又被耗象口中鋼牙拚命一咬，兩下夾攻，當時便死在耗象腹內。耗象覺着蟒支還什口內，連着率性蹲下身子，將長咀用力合攏，使勁去銼嚼。余獨先就地下拾了兩塊石匪，朝他打去，石頭打在耗象身上，彈蹦起好幾丈遠近，通沒着個理會。余獨知他一心注意去咬掉那半截蟒身，沒把自已放在心上，漸漸走近地面前兩三丈遠，朝他頸頸間那塊白色的致命所在一看，果然從頸頂上起有一條白綫，因他蹲在地下，看不到尾際頸頸交界處，白得更寬，圓圓的有尺許週圍，適才見耗象和蟒鬥時，曾見他用頸緊貼不放，估量耗象週身厚皮密鱗，刀鎗不入，那塊白的，必是他致命所在，偏那口中掛着的半截蟒身，無形中作了他的擋箭牌，不能從正面用弩箭去射，崖上的苗人，早就心慌，又加見耗象把那麼粗長的大蟒，都吞吃下去，越發心驚胆戰，把鐵鍋打得疎一陣密一陣的，耗象祇死力想銼掉半截蟒身，好似鑼鍋之聲，對他通沒影響，余獨初下來時，頭一次見着這種大得出奇的洪荒怪獸，心中也頗為害怕，及至看耗象吞蟒下腹，祇追了自己一次，便即停步，行動。

並不十分迅速 漸漸胆子越來越大 聽下面鑼鍋之聲 似有若無滿以為並不釘用 也不再催衆人 加急緊打 竟自繞向側面 想去射那致命所在 因為犛象身長力猛 嫌箭射遠了 少了力量 還難準確 一路試探着往前行走 漸走漸近 早忘了處境危險 眼看快離犛象身側 祇有不到兩丈距離 停了脚步 往前一看 犛象黑大圓光的大腿 竟和大株大樹一般 並排扒站在當地 腿縫中望去 那塊白的所在 祇見得一半 餘下都被大腿擋住 同時犛象將口中似連珠斷的半截蟒身 銜嚼得山響 白沫橫飛 腥氣撲鼻 長吼邊空涎似細瀑一般流下 余獨知道時機不可錯過 那犛象祇滑把礙口之物咬斷 自己便沒了性命 不敢怠慢 端着弩弓 比好了准頭 手指中力 覷准犛象、腿骨 和那半截蟒身相並的縫隙裡 直朝頸腹間致命所射去 這支弩箭 端端正正射將出去 犛象絲毫也不會覺察 以為此箭 決不虛發 眼看箭已穿過犛象腿際 轉眼就射中那致命所在 就在這疾如閃電的一會兒功夫 偏赶上犛象無意中 把頭一揚 右腿略起了起 弩箭的後半截 被犛象大腿根一碰 失了準 箭頭一歪 祇那一塊白色的邊緣上擦碰了一下 便即落地 犛象已自覺察

一偏頭頸 看見余獨 站在旁邊 打破羅般一聲怪吼 口中仍帶着那半截蟒身 扭轉身朝  
余獨直衝過來 余獨見第一支弩箭 被那象碰落 射了個空 好不可惜 端起弓弩待將第二  
支箭 比準發出 那象已然昂頭轉身 衝了過來 余獨大吃一驚 連忙將身往旁橫縱出去  
這次因爲兩下隔得較近 那象身子 雖然蠢重 身長却有二十來丈 任余獨縱得多麼快 一  
回也不過躍三五 遠近 好容易將身縱開 腳還未及停留 那象將身略一橫轉 便可赶上  
余獨那敢怠慢 忙用燕子一抄水 黃鶴摩雲的疑法 接連幾縱才出了險境 這時那象腹內大  
蟒已死 疼痛略減 又因余獨用箭射他要害 那裏肯捨 六隻大蹄奔騰 震得地動山搖 緊  
隨余獨身後 追趕不停 余獨看出牠轉不靈 不往直徑逃避 祇和他繞圈子 那象追趕余  
獨不上 益發憤怒 怪吼連天 後來見余獨老是往橫側裏躲避 惹得他性進 便將口中啣着  
的半截蟒身 連那水桶般粗細的長尾 一齊擺動 往余獨掃將過來 好似兩條蛟龍般 隨着  
那象身軀 盤旋飛舞 余獨慢說去射他時要害 離那象十丈以內 休想近身有好幾次略一  
疎忽 差點被那長尾掃上 一人一獸 一路閃轉來 地下塵土砂石 激起多高 祇累得余獨

氣喘噓噓 汗流夾背 最後一次 余獨乘犛象撥頭追逐之時 先用點水蜻蜓法 躍出去有四  
五丈遠 脚才着地 犛象回身追來 已離余獨 不到二丈 余獨冒着奇險 並不縱避 回頭  
看清犛象頸腹間白圈 用連珠箭法 發了出去 因爲時機緊迫 不暇計及射中與否 射了三  
箭 回身便蹉 猛覺身後衣角 好似被什麼重東西絆了一下 知道不好 危機一髮 不敢回  
看 脚底下一按勁 鵲躍登坡 一連氣縱出去三十多丈 回身一看 連珠三箭 依舊空發  
依舊安然無恙 睜着兩隻火盆大小的眼睛 凶光四射 正往自己追來 適才定是被他前面的  
半截蟒身 掃着了一下 蟒身有鱗 所以覺着身後衣服被重物所絆 幸是自己見機 逃避得  
快 再近些須怕不被那蟒身掃成肉泥 驚魂乍定 不由得出了一身冷汗 猛想起這犛象 如  
此通靈 射他要害 絕難射中 似這樣拚命和他奔逃追逐 自己費盡氣力 他却略一轉動便  
即追上 時候一長 如何支持 就在略一沉思 喘息方定 犛象業已又追離前面相去不到十  
丈遠近 余獨見犛象前額的一雙藍眼 映日生光 真是大得怕人 猛想起自己遇事則迷 現有這  
樣大兩個目標 爲何反捨易求難 想到這裡 不敢再像上次涉險 未等犛象再爲走近 忙即縱開



同時一翻身朝象兩隻火盆大小的雙眼睛用聯珠箭射去。這次余獨處處留神，才得看清原來那犛象真個通靈。一見弩箭朝他飛來，又認是敵人射他要害，頭一低，先用長咀護着頸腹間要害之所。等箭快到，祇頭略昂，大眼一開一闔之際，余獨放出去的四支連珠弩箭，飛離犛象眼睛數尺以外，竟好以被什麼東西擋住，攔了回來。余獨大為驚異，一摸弩囊，祇剩了兩支弩箭，不敢再為妄發。脚不沾塵，重又縱開。這幾箭全同虛發，犛象更和瘋狂一般，追趕越急。余獨連緩氣箭功夫都沒有了，正狂精疲力盡之際，忽聽屋上上面擱外的鑼聲鍋聲，天價響將起來。這次居然生了點効，那犛象六蹄翻飛，追趕余獨正緊，被鑼鍋之聲一響，忽然停步，反倒扒伏在地。渾身抖戰起來，就在余獨驚惶回顧之間，忽聽一聲嬌叱道：「余壯士休慌，我兩人來了。」余獨定睛一看，來人正是林璇和毛筠玉，已從崖上飛身縱下，落腳處正在余獨身旁。離扒犛象伏處還有四五十丈。筠玉手持長劍，便要飛身上前。余獨迎上前去，高叫道：「毛小姐休要造次，此獸力大心靈，祇可智取，倘便用暗器取他致命所在，二位千萬不可涉險。」言還未了，筠玉已橫躍十丈，接連幾縱，到了象犛身側，朝着犛象頸間一

劍刺去 祇見猓象將頭一揚 着先甩起口中啣着十餘丈長的半截大蟒 大吼一聲 站起身來 把余獨嚇了一大跳 知道猓象迴身刀鎗不入 這一下要掃上 立刻粉身碎骨 再定睛往前一看 筠玉已縱到猓象背上 攀着他頸項間那支獨角 猓象返倒重又扒伏 顫抖起來 好似不知身上有人一般 原來猓象聞得鍋鑼之聲大震 以為有雄的 向他求偶 照他今日習慣 緊閉雙目 伏的顫抖起來 筠玉近前 並未看見 及至被筠玉寶劍刺了一下 一則筠玉用得力猛 二則他那劍非常鋒利 雖未透皮穿肉多少總有點疼痛 這才驚動了他 將頭一昂 甩起那半截蟒身 筠玉藝高人胆大 先在岸上 往下看余獨和猓象追逐 雖覺這怪獸 真個龐大 還小十分在意 又加岸上苗人 見人司來到 精神大振 九熊十熊 持鞭再一督責 不由自主的 將手中鑼鍋拚命敲打 猓象聞聲扒伏 減去了若干威猛 所以筠玉腿才落地便即飛身上前 及至縱身到了猓象身旁 才看出這東西真是凶猛長大 達於極點 自己身軀連齊不了他的腿肚 如何能近身下手 所幸猓象二目緊閉 並未覺察 自己到了他的面前 仗着手中寶劍 削鐵如泥 不暇思索 冒然朝猓象頸間 縱身刺去 猛覺劍尖刺在猓象身上

並未透入 返被彈力 將虎口震了一震 急忙抽劍想落下身來時 蛇象的頭 倏的偏着一昂  
口中半截粗如黃桶的蟒身 橫掃上來 因為蛇象前面太高擋住筠玉 縱身從旁去刺 身子懸  
空 使不上力見蛇象 腳心蟒身掃來 知道不好 不敢往下降落 左脚搭在左脚 獨鶴冲霄  
借勁使勁 往上起了有半許高下 離蛇象頂背還有兩丈 偏巧蛇象口中蟒身 夾勢甚急  
往筠玉脚底掃去 筠玉正在危機一髮 無計可施之際 猛覺脚底有重東西撞倒 急中生智  
靈機一動 就勢兩脚在大蟒尾上一墊 縱到蛇象背上 上面經適才大蟒纏繞 留有餘涎 其  
滑如油 知道滑落下去 便是死路 一眼看見蛇象頭上獨角 不敢怠慢 提氣凝神往上一縱  
伸手攀住角根不放 驚魂乍定 以為蛇象必不肯干休 誰知將身到了蛇象的背上 托象反  
倒沈靜起來 重又伏倒在地 顛倒越疾 筠玉好生不解 這時林璇余獨 也都雙雙飛縱過來  
見筠玉雖然安然無恙 既是身在蛇象背上 騎虎難下 那蛇象雖然顛伏不動 但是這回扒  
伏 不似先前 前面有半截蟒身 旁側又跼伏着粗如樹幹的大腿 將頸腹要害遮住 即使忘  
命涉險 也無法下手 又恐一擊不中 驚動了他 將口中蟒身亂舞 萬一甩到上面 掃着筠

玉 如何是好 林璇和余獨 站離狻象身側四五丈遠近 乾瞪眼望着他 奈何不得 余獨復想起適才因爲鑼聲不振 錯點誤了自己性命 恐嚇上諸苗人 稍一懈怠 又引得狻象野性狂發 告訴筠玉 傳令衆人 緊打鑼鍋 不可稍停 先制住狻象 就這種顛伏不動 再行設法 林璇聞言 因爲隔離上面不遠 便將手中刀朝上面連揮個不住 誰知上面苗人誤解 以爲是命他們停止不打 俱都停下手來 鑼聲才一停住 余獨知道不妙 正要請林璇到近處呼喚 狻象業已站起身來 怪吼一聲板斧的大牙 啞滋一鏗 半截蟒身被他忽然鏗斷 張開橋洞般的大長咀 往二人直衝過來 林璇余獨 那敢對面迎敵 拚命回身縱逃 狻象緊跟在後面 怪吼連天 追逐不休 筠玉在狻象頭上看得清楚 便喊林璇道 姊姊你們還不分開來 遇便回身 賞他一箭多好 一句話將林余二人提醒 果然分了開來 一個往東 一個往南 四面八方 分頭亂縱 狻象眼裏認得余獨 適才會用箭射他 捨了林璇 便追余獨 林璇趁空回首 縱近崖側 高呼衆苗人 快將鑼鍋打起 不準怠慢 誰知這怪獸 心性甚靈 祇能騙他一次 這二次便失了效用 等到崖上衆苗人 二次打起鑼鍋 他竟不甚理會 余獨起初同

狻象追逐 已累了個力盡神疲 幸面林毛二女趕到 才緩轉過來 這次被狻象在場中追趕 繞了十幾個圈子 又縱跳了百十回 累得身法散慢 通體汗流 林璇見鑼鍋之聲 已制不住狻象 狻象專追余獨 情勢危險 幾次想狻象來追自己 狻象通沒作理會 好生代余獨着急 當下三人一獸 像走馬燈一般 轉個不停 筠玉在狻象背上 也是心急 幾次想用手中劍 去刺狻象的雙目 叵奈站立之處 是狻象的項背交界處 離狻象雙目 不下兩丈 上面滑不留足 縱身上面去刺 其勢不能 若將手中刀擲去 中間又有一個隆起的大包阻隔 即使比准命中 也不能將雙目同時刺瞎 身上所帶暗器 又在適才情急逃命 縱到狻象背上時 脫了掛鈎 墜落在地 正想不出好主意 見林璇 在狻象身旁 接連幾縱 繞到狻象前面 張弓搭箭 回身便射 同時狻象 怪吼一聲 身子往下一蹲 將頭連連起伏搖擺 筠玉在上面存身不住 筠玉猛的脚一滑 踉在狻象角旁 覺着腳底下軟綿綿的 和別的地方不同 那狻象被筠玉無心中這之踢 好似有些護痛 憑空將頭直揚了起來 若非筠玉身手矯捷 緊攀着地的獨角 差點沒被他尾甩落出幾十丈去 筠玉等狻象勢子稍緩 定睛往脚下一看 緣着狻象那隻獨角

根際 有一條四寸寬的白邊 隆起有寸許高下 未生黑鱗 輕輕將脚點了一下 果然軟綿非  
凡 猜是他的要害 正待舉劍 刺將下去 誰知這角際白邊 果然是兇象象身最脆弱之所  
筠玉雖祇輕輕用脚一點 兇象已自覺察 顧不得再和前面敵人厮纏 把頭不住起伏搖擺 筠  
玉不敢怠慢 却先不去惹他 率性將左臂抱住那隻獨角 將身緊貼 靜等他寧貼下來 再行  
下手 兇象接連將頭搖擺了一陣 忽然狂吼 聲 將頭一低 翻開一隻大蹄 直朝前面沖去  
筠玉被他搖幌得頭暈目眩 正愁再搖下去 禁受不住 忽見他拚命往前奔跑 還不知林余  
二人 業已得手 自己仍攀緊獨角 站在上面 由他帶着奔跑 兇象這一衝跑出去 便是一  
二百丈 林余二人 早已縱身避開 兇象追了一陣 見仇敵沒有了踪影 將頭一偏 一眼看  
見余獨 追離他身左 祇見六七丈遠近 猛的旋轉身 追將過去 這時余獨腰中 祇剩了一  
支弩箭 和手中持的一把苗刀 見兇象淨睜着火盆藍眼 六隻大蹄 踏在地上 和打雷一般  
追將過來 怎敢和他對面 連忙回身便縱 余獨和兇象相持這半日 本來就有點脚軟神昏  
這回兇象跑得急 余獨跑得也緊 更是力乏 還想繞到兇象身前 再用箭去射 却沒料得兇

象回身甚急。等到追來，才想起危險。喘息未定，慌不迭的，往前縱跑。象身長體重，轉不靈。余獨應該想方往橫的縱開才對，不知怎的，竟會慌了手脚，也朝直路縱跑。轉疲力盡之餘，縱跑得本不如先時快速，又加有象要害中傷，野性發作，翻蹄亮掌，駭鹿奔犀般昂頭追來。林璇早看出余獨危急，緊追趕象身旁，直喊余獨快往斜刺裡縱躲，徧徧迎而起了逆風。余獨又在亡命奔逃之際，一句也不會聽見。筠玉在象背上，見余獨命在頃刻，着了急，把雙脚用力在象角際軟肉上直踏，疼得象更和瘋狂了一般，益發死命追趕，將頭連搖擺，筠玉在他背上，竟和海洋裡遇見風的失舵孤舟一般，隨他直起直落。琬消片刻，便將余獨追上。余獨正在縱跑之間，狂覺後面風聲呼呼，啼聲大震，回頭一看，象的長咀已離自己身後，不過丈許，喊聲不好，用盡不生之力，往前一縱，一個疏神，被地下半截女蟒的身軀絆了一交，象直沖過來，伸出那一張小橋般的長明鐮，筠玉還不知余獨跌倒，見象漸漸近，面前有那一塊隆起的大包阻住，忽見余獨沒了影子，知道不妙，不問青紅皂白，左手咬攀獨角，右手用盡不生之力，朝象角際軟肉上刺將下去，祇聽撲刺撲刺兩聲。

立刻便有一股血水，像湧泉水箭一般，迸將起來。同時狻象護痛已極，狂吼一聲，中間同後面的四蹄着地，前蹄連頭，猛的不舉起來。筠玉原不知那軟肉是他致命之所，因見用劍不能刺他一目，又見他週身俱是厚皮黑鱗，劍一上去，他一絲也不覺得。有時在硬處，露得自己的手生痛，適才無心中，發現角根軟肉，又見余獨情勢危殆，性命難保，才用力一劍刺去。果然軟嫩非常，一劍透穿，正在心喜，猛見一股紅箭沖起，沒看清究裡，未免吃了一驚。又被狻象將頭昂起，往後一甩，那隻粗如水桶的獨角，直朝身後壓來，腳底下又其滑如油，且存身不住脫了手，縱將象背腰中，滑跌下來。筠玉情急智生，看看滑到腰腹中間，離地還有丈許，拳緊雙腳，橫着在象身上，用力一墊，一個鯉魚打挺，借勁橫縱出去，有七八丈遠。就在這一轉瞬之間，筠玉脚才落地，還待往旁縱跑時，那象已離了原地，發出慘厲的吼聲，六蹄翻飛，連頭也不回，往前面飛跑，將地上塵土帶起，有數十丈高下，看着衝到前面峭壁，猛的見他將頭一低，朝那面崖壁撞了上去，耳聽山崩地裂一聲大響，對面那座山壁，平倒下來，正壓在狻象身上。筠玉關心余獨，一眼見他橫倒在地，連忙縱上去看時，林璇也



自赶到 見他身前汪着一灘鮮血 寶劍已不知去向 牦象適才在他身上跑過 仔細一看 幸喜未遭踐踏 雖然暈了過去 並不會死 胸頭還有熱氣 恐牦象從懸崖下面扒起 又追回頭來 無法避讓 二人先將他拍到隱僻之處 喚崖上苗人 用春藤繫柱身子 縱了上去 回望牦象 已被那座倒下的山崖壓蓋 半截後身橫臥在地 不見起立 林毛二人順着牦象經行之路趕去 一路盡是鮮血 走到斷崖之前一看 牦象身旁 橫臥着半截粗如水桶 長有七尺的斷角 前半截身子 被石塊壓住 二人恐他還不會死 見一塊重有千斤的大石塊 正壓蓋在他的頭部 試探着合力才得搬開 猛見一道藍光 從石縫中直射上來 把二人嚇了一跳 忙縱到遠處 取了兩塊大石 朝那石縫中藍光打去 不見動靜 二次近前定睛仔細觀察 偌大的洪荒猛獸 竟被二人生生殺死 放光之處 正是他的一雙怪眼 不由心花怒放 歡喜得直進 斷崖上打鑼鍋的苗人 因見牦象 往這面奔來 俱都嚇得紛紛 往四外逃竄 且喜并無一個受傷 林璇這才回身去 將崖上衆苗人喚了下來相助 先着人與周齊送信 一面將斷崖下餘石搬開 太大的 不好搬便取兵刃釘耙等物來鑿斷 苗人大力 又見三人 除了巨害

益發視如天神 興高彩烈人多好使力 還費了半天事 直到未申之交 才將碎石搬完 現出  
狻象全身 從頭至尾 足有二十來丈 一條長咀 可吞金牛 兩雙怪眼 雖然身死 還是藍  
光閃閃 血水漫了一地 地皮都陷低了幾尺 身子橫臥在地 都有兩丈多高 真是大得嚇人  
這時余獨業已緩醒 二次走將下來 大家想起適才險狀 俱都不寒而慄 彼此細一檢看狻象  
傷處 除角上軟肉 被筠玉刺了一劍外 頸腹間白條 連中了余林二人三支弩箭 余獨的一把  
苗刀 又從頸腹間要害處 整個刺了進去 狻象先時 又生吞下半條毒蟒 未免不好消受  
幾處要害 接連中傷 內外的毒 一齊次第發作 這東西性子最烈 見報復下成 肚內毒發  
身如火焚 禁受不住 這才一頭撞死 臨死餘威 竟將數十丈山崖 撞倒了半邊 余獨從狻  
象頸腹要害處 尋着刀柄 拔了出來 才將林毛二人說經過的險狀 原來起初余獨從  
追赶甚緊 林璇爲救自己 好幾次用箭從旁去射 俱未命中 猛想自己弩囊內 還剩有兩支  
弩箭 適才因爲有蟒身阻隔 不敢隨意妄發 此時蟒身已被他咬斷 門戶已開 不趁此時下  
手 等待何時 想到這裡 打算冒險一試 便將脚步放慢了些 回身一看 狻象追離自己

僅祇三四寸遠，不敢怠慢，端起弩弓，一箭對頸腹間白團射去，恰好射個正着。同時林璇幾次用箭引牦象，改追他不成，他想起牦象口中大鱗已被他咬斷，何不運射他的要害，特地腳下用力，接連幾縱，從側面繞到牦象前，心中大喜，張弓搭箭，一連射了兩支，俱都命中。余獨的弩箭短小，射程又遠，再加上縱跑半日，心驚力乏，雖然射中，牦象要害，毒未發作，牦象暫時還承受得起。林璇用的是百石大弓，箭長三尺，又經毒藥喂製，兩箭俱貫咽喉。這一來，將牦象逗急，大吼一聲，正往前衝，偏巧避箭時，將頭連搖，筠玉在他身上一滑，無心中踏痛了他角根軟肉，比中了兩箭還痛。牦象情急，野性大發，顧不得再追前面敵人，想將筠玉甩落。余林二人才得借此機會，縱向旁邊，牦象將頭甩了一陣，人未到口，箭毒突然發作。先前射中時，仗着身長力大，還可支持，一經毒發，攻心便知發了狂一般，翻動六蹄，朝前衝去。這是余林二人，既然射中牦象要害，原應躲向遠處，待他自斃才是。偏生余林二人，俱都胆大貪功，各人身上還剩有一隻箭，見牦象中箭後，並未身死，還想再射一下，不但不避凶鋒，返跟隨牦象身後飛奔，想等他回身時再射。誰知跑得身臨切近，牦象一偏頭，看見余獨

追將過來。余獨氣力已成了強弩之末，牦象回得太快，來勢太猛，一個忙中有錯，祇顧拚命朝前飛奔，不及往旁縱躲，及至聽後面吼聲越近，回頭一看，牦象正伸出一張小橋般的長咀，露出上下兩排，比板斧還要長大的鋼牙，離自己身後不過丈許遠近，不由嚇了個心驚胆戰，知道稍一接近，便成了他口之物，連忙翻身縱逃，偏巧適才被牦象咬斷的半截大蟒身軀，正橫臥在余獨去路前面，余獨一個驚慌失措，不曾留意，被蟒身在脚底下一絆，從蟒身上平跌出去，還算身手矯捷，看要跌倒，知道收腳不住，後退性命難保，率性用力往前，撲竄出去，有兩三丈遠近，正就勢翻身朝天，想用一個鯉魚不挺，往前逃命，牦象業已追到，張開小橋般長咀便銜，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正赶上鈞玉在牦象背上，朝獨角根際軟肉上刺了一劍，牦象一護痛，將頭往起一昂，兩隻前蹄平舉起來，這時余獨眼看葬身牦象口中，忽見牦象將頭昂起，正露出頸腹間那一塊的致命所在，猛的響機動，大喝一聲，奮起威，從地下一縳勁，縱起身來，手裏苗刀穿雲拿月式，觀準牦象頸腹間白團，一刀刺去，祇聽撲的一聲，好似刺在一面鼓皮上面，一柄苗刀直刺入牦象頸腹之內，余獨業已氣力用盡。

手一軟，鬆了刀把，一陣頭暈眼花，從三四丈高空落下身來，脚一落地，便即暈倒，昏迷之中，祇聽陣雷鳴地震，呼呼風聲，塵沙撲面，從自己頭上飛過，便不醒人事了。那耗象將頭舉起，何止十丈，余獨本刺他不到，因是耗象低頭中咀來鏢，倏地將頭昂起，余獨就在耗象的頭離地丈許之際，拚命刺去，若非余獨身法輕快，又是情急拚命，這刀一刺空，就不死在耗象口中，也被他踏成肉泥，就這般湊巧，余獨就追縱上去三四丈，才得刺到，落下來時，正跌在兩隻前蹄中間，耗象剛被筠玉刺了一劍，又被余獨刺中咽喉，週身毒發，兩目已昏，并未看出仇敵，落在他的脚下，祇以為余獨仍在前面，一味狂吼，往前猛追，余獨竟從他六條大腿的中縫裡，逃了性命。林璇余獨毛筠玉三人，正在互談經過，忽見一個苗人，由甕上窄徑飛奔下來，到了三人面前說道：周老爺子聽說除了怪獸，非常高興，說有要事，與大司商議，命我送信，請大司先回五指峯去一躡。林璇聞言，恐怕火場出了什麼事故，因周齊余獨俱說耗象凶險異常，便請毛余二人，監督衆苗人，連那半截蟒身也抬過來，與死耗象放在一齊，動手開剝，匆匆拔步便走，筠玉也要跟去，林璇吩咐衆人，一切聽余獨指揮，不

準違命 然後同了筠玉 抄近路撥看春藤 飛身上崖 不多一會 到了五指峰 周齊正在九熊門前展望 見二人走來 便迎上去稱賀 林璇先問可曾聽火場有什麼動靜 周齊道 適才連接兩三起去火場探聽的人回報 說是令弟與鳴鏑 俱都非常努力 火勢漸衰 大白日裏 決不致發生什麼變故了 林璇聞言 才得放心 又將蟒獸廝併 三人合力 巧除莽象 連遇多少驚險之事 約略說了一遍 周齊道 據我所知 與余壯士也相彷彿 我因此獸異常高大 蠢重 雖有致命所在 決非人力所能除去 原是回去觀察地勢 用火攻將他燒死 却沒料到 余壯士 這般大胆冒險 竟敢單身下去除他 也是湊巧 徧徧鑽出這條大蟒 與他糾纏 我們倒得了幾分漁人之利 昨晚余壯士曾說莽象一雙藍眼睛內 藏有兩粒日月珠 能入水不浸 入火不熱 連那週身的皮 俱是人間至寶 其實莽象一身 可寶可用之物甚多 還有那條大蟒 既然如此凶惡長大 身上必有蛇珠之類的寶物 我意欲親往一觀 叵奈山路業已隔斷 別人無此神力 送我過去 所以才命人請你回來 攜帶我過去 一則開開眼界 看莽象形態 是否與我所知的相符 二則代你們策劃 好取莽象毒蟒身上的寶物 你看如何 林璇

兒周齊不畏跋涉處處替自己打算又高興又感激祇是山路已斷中間隔了那麼一個又寬又大的深溝揶着周齊恐怕未必縱得過去筠玉見林璇爲難笑道姊妹怎麼見事則迷起來那條深溝兩岸不是都有春藤繫好嗎一句話將林璇提醒率性轉領筠玉揶了周齊從藤上飛行過去筠玉此對時林璇業已當骨肉般的看待周齊又是老年人便含笑點了點頭周齊命人將備好的筐籃酒食携着先行仍變原來肩輿到了深溝旁邊林璇先縱身過去將那幾根春藤絞成的牽橋手中用力試了試然後招呼筠玉揶周齊過去筠玉聞言站在周齊面前蹲下身去端正周齊兩膝請周齊將手攀筠玉雙肩走到溝口先縱身到藤試了試放開脚步似點水蜻蜓般飛身過去兩三丈遠轉眼越過到了絕岸林璇吩咐肩輿就在溝旁靜候勿須過去筠玉聞言走到犄象頭前一看火盆大小一對藍眼映日生光並未閉攏那頭尤其長大得嚇人雖然橫臥在地還有丈六七尺高下筠玉站在當地不好下手率性將身一縱縱到犄象頭上雍着犄象鼻根舉劍往左眼邊縫中便刺筠玉原因犄象雙眼像琉璃磁瑪一般又硬又明想將他整個剝下來誰知這一劍刺上去彷彿刺在堅鋼

上面 返震得平生疼 劍尖在上面滑了一下 差點沒有失手 筠玉大爲驚異 接連用力又是幾劍 劍刺上去 祇是沙沙作響 一劍也未刺入 白用了一會力氣 祇得跑下身來 說與周齊也想不到該用什麼法子 林余二人 也各持苗刀去試了試 俱未得手 衆人無法因爲時光已到未正 祇得商量 姑且試試 將皮剝下再作計較 起初以爲眼睛尙且難取 剝皮定非容易 及至林璇用苗刀朝象身上白條 試了試 竟是迎刃而解 非常順溜 衆人俱都大喜 余獨筠玉 看得興起 也各持刀劍尋一根白條下手 不消一會 已將上半邊象的皮劃通 到頸腹間白團之處 林璇在前 正愁前面小鱗 刀刃難入 及至劃到白團根前隱隱看出頸腹間鱗縫中 也現出許多白色細紊 和樹葉上筋絡一樣 從那塊白團 直分到前面額上面 使用刀順着白色細紋 往下再劃 果然一絲也不礙刀鋒 劃來劃去 劃到額上那塊大包 再也劃不過去 又回到白團根前 另尋一縫白紋另劃 余毛二人 也趕來幫忙 三人各從白團上分出來的十幾條白色細紋上下手 那些白紋 有的通到額前便止 有幾條分通耳鼻口眼各處 眼看快把那些白色條紋劃完 筠玉無心中將劍鋒插到象皮裡去往上一指 三



寸多厚的麂象皮 竟自隨手而起 筠圭心中大喜 忙喊林余二人來看 林余二人也如法  
泡製 各用刀劍增剝 周齊又喚旁立的苗人 上前相助各用兵刃 從全身有白色條  
紋中 掀的掀 剝的剝 人多手衆 不多一會 竟將麂象上半邊身軀的獸皮 剝掀起來 衆  
人正在努力動手忽聽林璇狂的一聲歡呼 筠玉余獨過去一看 原來林璇將獸皮剝到鼻端 白  
色條紋 業已劃完 無論如何用力苗刀都刺不下去 正在爲難猛見 麂象長咀唇中間 有兩  
條紅線 分左右直通到上面獨角根際 先拿刀試了試刺不進去 林璇不死心知道角根上  
憤起的一團口肉 最爲柔嫩 縱到麂象頭頂 仔細觀察 用刀先把通紅線的嫩肉用刀劃破剝  
起一條 才看出白肉裡面的紅線較粗 並且中間也有白紋再拿刀尖 順着紅線中間白道  
往前一理 順順當當的 理到麂象咀唇皮中間 刀理處前面自然縱開 比先前刺白條 還  
要省事 再繞向下面順那條紅線往上再理却一絲也不礙難 原來麂象全身刀刃可入的地方  
全在那些白條 那些白條的樞紐 又全在獨角根際的軟肉被林璇無心中發現 所以  
到處迎刃而解 林璇理到麂象耳旁 因爲這一面的頭 貼緊了地皮 無法下手 變得縱身仍

然回到獨角根旁 率性將角旁軟肉 一齊剝掉 尋着另一條線紅線 照樣用力去理 理到貼緊地皮的一部份停止 似這樣將角旁八九道紅線全都理完一看 恰好將犴象副額部分

劃刺出許多各式各樣的方圓塊子 然後回身到上半邊 用刀從皮裡斜插進去 往起一

掀 覺着並不吃力 撕的一聲 應手起下一塊梭子式的的獸虎 有四五尺見方 滿皮俱是細

鱗非常柔軟光滑 這時余毛二人 已順着犴象腹下的白條 往尾部劃 兩下相隔 約有十餘

丈 林璇便喊近身的幾個苗人上前 帮着揭皮揭來揭去眼看揭到兩隻大眼跟前 林璇從苗

人手中 要過鐵鏈 從皮縫中插入 往上一掀 祇聽一陣撕撕沙沙之聲 一會功夫 一隻大

眼附近的邊皮 業已掀了起來 猛然從皮縫中 閃起一道光華 林璇更不怠慢 用力再往上

一掀 嘩嘩連聲 將犴象一隻左眼 連皮帶眼眶眼膜 一齊掀了起來 接着便有一道藍光射

眼 定睛一看 犴象眼巢中 端端正正現出茶杯大小一粒寶珠 晶光往上直衝藍霞照眼 林

璇心中大喜 不由歡喊了一聲 用手一摸 竟是和玉一般堅硬 用手一摘便摘了下來真是

晶圓光華 映日生輝捧在手中 愛不忍釋 余獨筠玉周齊 聞得林璇歡呼 也都趕了過來

看見這粒寶珠贊嘆不置。再看犼象那一面火盆大小的眼膜。原來一塊光滑明亮的白皮，并不似適才看去像水晶神氣了。周齊道：果然他兩眼藏着兩粒日月珠。此乃萬年難得的至寶。賢侄女好生收下。這東西身軀太大，還有那條大蟒，今日一定開剝不完。火場也不能不兼顧。快將他石眼內一粒寶珠取了出來。派幾個安人看守。我們回去。明日再來。諸位以爲如何。衆人聞言稱善。因爲犼象右半身貼緊地皮，不好下手。商議一陣。筠玉出主意。命人抬過許多大石，又去砍了幾株青杠樹，削去枝葉。命二十多個苗人，連林余毛三人，先將青杠樹插入犼象身軀離地空隙中。合力喊一聲起，將犼象的一顆大頭支離地面數尺。分別用大石攔住。然後撤去青杠木。由林毛余三人下手。如法泡製。又將那粒珠子取到手中。林璇執意要將這一粒贈給筠玉。筠玉雖然喜愛非常，却因余林二人捨死忘生，差點送了性命。自己却來享現成，不好意思接受。推來推去，末後又要讓給余獨。林璇道：妹子又要作假了。我這人心腸最實，若祇得這一粒，我便沒有出力。有人肯送給我也決不推辭。你同我兩人成了姊妹，比別人都親熱。性情又相投。既然得的是兩粒，當然這一粒歸你才是。

余壯士這次最出力，差點還送命。本來應該將我這一粒送他，一則你捨不得，二則因我兩個

都是女子，他也決計不肯收的。我向列不作空頭人情，所以我想了一會，決計和你分

祇可恨這隻該死的獬象，我們有三個人，他却祇有兩粒。要是多有幾粒，我們多謝他。林璇因

爲喜極忘形，把心中一片天真之言，隨口照實說出，把衆人都引得笑了起來。余獨是客，又

知獬象身上，可寶之物甚多。本來巴不得筠玉得這粒寶珠，自然極口稱是。再三勸筠玉收下

周齊又深知林璇性情，也幫着林璇勸說。筠玉祇得謝了衆人，收下三人重又動手，揭到獬象

額前大包，竟比別處費事得多。末後又另二人尋着了幾處經脈，才得將皮揭起，裏面并無珠

寶，祇有十二個栲栳大的圓骨朵，攢作一齊，黑亮亮的，非常堅硬。大家慢慢剝肉挑筋

費了好些事，才將這十二根骨朵取了下來。誰不知道有什麼用處，但因那十二根骨朵，每根

長有五尺，頭甚大，中間到梢上，頗像一柄錐形，拿在手中，頗爲沉重，可以當兵器使。又

疑心骨後腦髓裡，也許還藏着有珠寶之類，便將他都取了下來。筠玉見獬象能用頭上大包

撞倒山巖，知道此骨堅硬非常，隨手取了一根，往身旁山石上打去。五六尺見方高下的一

塊大石 被筠玉輕輕一擊 應手立成粉碎 衆人大爲驚異 各人再用寶劍苗刀試了試 用力  
斫刺上去 休想動他分毫 才知道也是寶物 便都交與苗 準備帶回 那時天已將近黃  
昏 麈象左半身的皮 已被衆人揭去 祇剩右半邊身子 緊貼地面 無法下手 林毛余  
三人 又將麈象腦子劈開 仍是一無所有 周齊再催衆人回去 祇得停車 明日再來開剝  
當下周齊吩咐帶一小半人回去 留下九熊兄弟 同餘下苗人 看守麈象 和毒蟒的尸身  
因爲那裡臨近虎穴 怕羣虎回來 家人無法抵敵 命衆人祇在巖上輪班瞭望 遇有虎豹之類  
無須近前 祇須從隱身之處 用毒箭去射 射倒幾個 餘下自然驚走 分配已定 林璇接  
周齊之時 早命人回去 取來酒食 衆人因爲就要回去 便一齊留與防守的人 由苗人分別  
拿了 那十二根獸骨 連那些小塊皮骨 先將周齊追了上去 取道而返 林璇余獨毛筠玉二  
人 斬了麈象怪獸麈象 得到了日月珠 因麈象同那條毒蟒 身軀長大 當日開剝不完  
周齊說火場餘火未熄 不可大意 當下分配好了留守人的職司 林余毛三人 興高  
彩烈將扶了周齊 過了兩處險路 由隨行苗人 分攜獸皮獸骨 取道回峇 行至中途

林璇跑到高處遠望火場 火勢比昨日更覺滅小許多 越發高興 大家雖然累了一個整天 人逢喜事精神爽 一絲也不覺飢乏 快要行到砦前 連接着幾起苗人報信 說虎兒因聽回去取酒食的人說起 衆人已將他昨晚所遇的怪獸除却 還取拾了一條毒蟒 怪大司同周老爺子 瞞着他 不帶他去 急得在火場亂進亂跳 若不是怕火場出事 幾次都想趕來 叫人與大司送信 着余英雄回去替他 讓他也去開開眼 林璇聞言 笑道 這孩子瘋了 這有什麼好玩的 便叫來人回去送信 給他說 怪獸已除 要看明日仍可前去 救火要緊 不准擅離一步 說罷 帶人自去 周齊坐在小輿上 與衆人一路談笑 走到砦前 業已天黑 林璇揖客人內 又命人去請楊氏父女 與虎兒之周文美 同到前砦 一面吩咐殺牛犒衆不一會 楊氏父女 同周文美到來 林璇便對筠玉道 姊姊真餓急了 你們諸位等吃烤牛肉 我先去吃點體己東西再來 說罷 便往外面走 筠玉因和丹姝碧娃 別後重逢 頗爲親熱 又加上楊氏父女 俱和他說謝答救之恩 衆人祇顧周旋應對 沒注意到林璇出去 直等到苗人將酒肉端來 還不見林璇回轉 叫人到他室中去看 侍女香桃進來報追 大司適才進屋 匆匆吃了一

塊糟巴 兩片冷牛肉 便往後砦火場去了 衆人都以爲林璇是到後砦去 將虎兒鳴鏘換回 因爲大家回來坐定 都覺有點饑餓 周齊做主 請大家先吃喝起來 眼看酒肉快要用完 不見林璇回來 虎兒和周鳴鏘 也不見到來 才覺得有些詫異 周齊便命人到火場去看大司 在那裡不在 余獨道 讓晚生去吧 就便也好替周雲二位回來 歇息一會 周齊因余獨捨心 忘生 累了一日 正要發誓攔阻 余獨因想起昨晚與虎兒鬥口之事 除了舞象之後 不但死 中氣消 返覺得自己沒有容人之量 知虎兒急於回家 沒等周齊回話 業已起身走去 余獨 去了一會 衆人正在室中談話 忽然虎兒氣急敗壞的 跑了進來 大聲說道 岳父大事不好 了我姊姊不見了 周齊見虎兒 急得滿頭大汗 知道必有了差錯 忙問根由 虎兒道 我 因急於想回來看寶貝 久等人去替我 不見到來 已在心焦 適才余兄到火場 說我姊姊已 去了好一會 問我們見着沒有 周大哥覺着奇怪 便傳落魂溪毒蛇澗 兩處要公的人來問 有兩人說 黃昏過後 見我姊姊 縱過了毒蛇澗 往火場那條路上走 不幾步 忽然口中噴 了一聲 便往澗那邊一片山巖側裏跑去 由此就未見面 那裏本有一條邪徑 可通火場 他

二人當時也未在意等語。周大哥便命那兩人指引那條路去尋找。找了一會，不見踪影。我又喊了半天，不見應一聲。周余二人，都說決是神姑藍牯牛和那毛人鬧鬼。因想不起好主意，怕功夫長了，姊姊遭了別人毒手，他們還在那裏尋找，叫我趕快回來送信。請岳父快想好主意。尋我姊姊。衆人聞言，頭一個筠玉着急，亂了起來。忙着就要跟去尋找。周齊略爲尋思了一下道：若論孫侄女本領，就是神姑藍牯牛和二狗等諸人合力，也吃不消他。如今可慮的是，又像昨晚一樣，被他敵用那帶毒的異草，將他迷暈過去。這事就難說了。今天晚上雖然月色甚明，毛姑娘此地路還不熟，既願前去，幫着尋找，祇可由虎兒陪了前去。但是，二人不可走在一齊，須要兩下隔個三五丈，彼此互爲關照。一見有了什麼動靜，再爲上前，以防二狗還任。又用那香草迷人，囑咐好了以後，周齊又傳幾個有本領老誠持重心腹千長，命他們約束衆人，不要驚慌。大司是尋神姑等下落去的，決不碍事等語。筠玉同虎兒，早領了周齊吩咐，由虎兒在前引路。二人一前一後，急匆匆渡過落魂溪毒蛇洞，趕到火場，見着周鳴鏘，問起余獨，說是已尋路，任獅王顯聖，那一帶山崖，尋找去了。筠玉又問了問林璇失踪所



在叫虎兒領他前去看。正奈昨日同林璇往虎穴去經過之地，地勢甚爲險峻。虎兒見筠玉祇願查看，便對筠玉道：「毛姊姊，不要在尋找了。這裏山石將才都被我們踏翻過來了。筠玉也不去理他，仍是凝神細心，四下觀望。虎兒老怕林璇遲則遇害，心中萬分憂急。正思和筠玉商量，倆人分頭尋找。筠玉忽然指着路側一塊大石問道：「日裡我會隨姊姊到這裏來過，並不見有這塊石頭。這塊石頭是我們走後派人移來的麼？」我記得這裡還有幾株小松樹，怎麼不見呢？」虎兒見筠玉提止文，老這麼枝枝節節的，益發不耐，二次領張口，剛說得姊姊兩個字，猛聽筠玉驚叫道：「在這裏了！」說時遲，那時快，筠玉往起翻身，一手擊定那塊大石邊角，施展神力，往懷一拉，就勢在石上一個蜻蜓倒豎，翻身越過石後巖上，脚未站定，就勢返背側身，一脚踏縱石後踏去，同時兩手一分，大鵬展翅，推向大石上面。那塊大石，高有六七尺，厚的地方，也有一二尺，其重何止千斤，被筠玉這一拉一踏推之間，竟自倒將下來。在那大石將倒未倒之際，筠玉兩手正按的石背，就勢又用力往前一撲，一個鶴子翻身，隨着大石倒地，飛身縱了過來，與是捷比猿猴，快如飛鳥，竊聽轟轟一聲巨響。

過處 大石倒地 筠玉早拔出寶劍 伸手下腰 先提起大石後面的兩三株密葉矮松 甩向旁邊 當時便掉出一個儘可容得下半人高的小洞 筠玉將劍指着洞內道 再不出來 我便要取你的狗命了 連喚兩聲 不見答應 惹得筠玉性起 起手中劍 往洞內刺去 祇聽此的一聲 還是不見響動 筠玉定睛往洞內看了一看 伸手入洞 用力往死一拉拖出一個身材長大的毛人來 手中拿着一叢野草 月光下見他身被火燒復了好幾處 胸前中了一毒箭 破筠玉寶劍 將左腮刺斷 業已死去 這時虎兒業已進前 認出那毛人 便對筠玉說 這毛人便是我們的仇人二虎 他手上拿的那草有毒 人聞了便會暈倒 說罷 便把二虎中的那枝毒箭 拔起一看 高叫道 這正是我姊姊常用的毒箭 我姊姊既將他射死 姊姊又到那裏去了呢 筠玉便問虎兒 牛長此山 可知這洞內深淺 虎兒答道 這裏山洞是深一點的 我都知道 惟獨這裏 平時盡長着密葉刺松 這洞我是時頭一次看見 筠玉聞言 略一尋思 秀眉一豎 對虎道 二狗雖死 神姑藍芷牛 當無下落 姊姊吉凶未卜

荒山逸俠傳第二集終

